乡土贵州图丛 Xiang Tu Gui Zhou Tu Cong

黔东第一苗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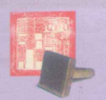
——亮寨

Qian Dong Di Yi Miao Zhai Liang Zhai

单洪根/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乡土贵州图丛

Xiang Tu Gui Zhou Tu Cong

黔东第一苗寨

——亮寨

Qian Dong Di Yi Miao Zhai Liang Zhai





ISBN7-221-06256-0
K·731 定价:12.80元

乡土贵州图丛

Xiang Tu Gui Zhou Tu Cong

黔东第一苗寨

——亮寨

Qian Dong Di Yi Miao Zhai Liang Zhai

单洪根 /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东第一苗寨 / 单洪根编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7

（乡土贵州图丛）

ISBN 7-221-06256-0

Ⅰ.黔... Ⅱ.单... Ⅲ.苗族－民族文化－锦屏县－图集 Ⅳ.K281.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527 号

黔东第一苗寨

编　　著　单洪根
责任编辑　陈茂荣
封面设计　石俊生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550001）
印　　刷　贵阳天马彩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80 千
印　　张　4.375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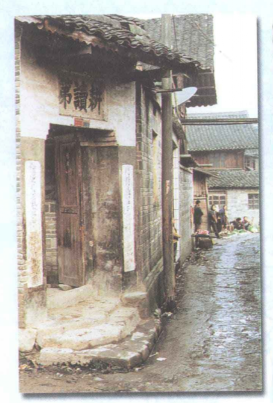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7-221-06256-0/K·731
定　　价　1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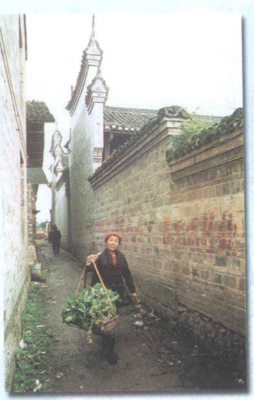
亮 寨



亮 江



古门庭



村 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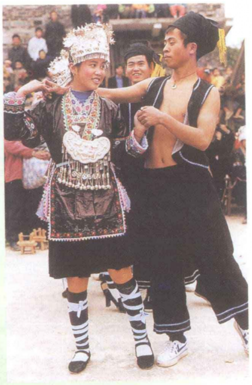
亮寨村干部在研究旅游开发



参观亮寨农业科技



待　客



苗族舞蹈



清代写真木雕





清乾隆三十四年颁亮寨蛮夷长官司铜印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神州已定何荒陬尚蠆尾狼心武衛方嚴豈小醜敢蜂
屯蟻聚所賴執銳披堅之不少遂爾覆巢搗穴而無難咨爾亮
寨長官司龍政忠生自名家不墜先人之緒往平邊徼居然壯
士之風勞績可嘉褒榮宜及茲以特恩封爾為承直郎世襲亮
寨蠻夷長官司之職銅符永錫國典攸昭於戲奮不顧身已見
忠勤之義賞延於世益加捍禦之功其惟有終勿替厥服

诰命正文

目　录

引　言

在锦屏这片肥美的热土上，
镶嵌着一个绿色的古村。
原是“亮寨蛮夷长官司”的属地，
现已冠上“黔东第一苗寨”的美称。
在这里——
古老新生与空间同在，
苗侗各族与和睦并行。
明山秀水与亮丽齐辉，
田园牧歌与安宁共存。
风情自然与水乳交融，
小康良辰与时光俱进。
让我们穿越历史的隧道，
从诸葛武侯南征的战场，
漫步到新世纪的金光征程。



在锦屏县城之南，隆里古城之东，有一贵州少见的大坝，这里阡陌纵横，平畴万亩，平和而宁静的亮江由南向北蜿蜒而过，一个千户大寨逶迤于左岸之上。寨中人烟稠密，屋宇鳞次，沿江岸绵延四五华里，这就是著名的“黔东第一苗寨”——贵州省锦屏县敦寨镇连片的亮寨司一、二村。

据《贵州通志》载，这里曾是三国时期武侯诸葛亮南征时安营扎寨的地方，其西 15 里有诸葛洞，再西 15 里有武侯观星台，亮江、亮寨均因诸葛亮而得名。清人龙仁山《亮水篇》云：“今日文明地，当年征战场。攻心擒复纵（七擒七纵孟获），羁縻汉与唐（汉唐对少数民族地区行羁縻之策）。相传诸葛大兵起，为平蛮峒曾经此。”宋景定二年（1261年）靖州守徐将军到亮寨的罗丹巡边，被苗酋“诱而杀之”，震惊朝廷，徐将军之继任张开国即带官军大举围剿，致使这一带“青烟断野，白骨枕途”，并在诸葛洞的石



宁静的亮江

壁上刻下了至今犹存的《戒谕文》。元朝末年,湖南会同岩壁的龙政忠率众入黔,与新化、欧阳诸司头人分域而治,并自守亮寨。洪武四年(1371年),黔之白岩塘、铜关、铁寨等处叛反,政忠从官军前往征讨,以功授不支俸承直郎并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之职,世袭六品,水晶戴顶,颁铜印一枚。自此直至清道光七年(1827年),龙姓族人世袭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共20世,计456年,历经两个封建王朝的22个朝代。

时光老人带着我们跨入了新的世纪,西部大开发的礼炮震响了"黔东第一苗寨"的旅游品牌,在此品牌下,亮寨人将以民族古寨游、民族风情游、文物古迹游、田园风光游等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奉献在国内外游客的面前。

历史一步一个脚印地远我们而去。亮寨司及其邻近的村寨自三国以降,直至元明清三朝一直是苗族人民的世居

之地，是当地的土著民族。但由于地处坝区，且开发较早，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均受汉文化的强烈影响，生产、语言、服饰、习俗、饮食、教育、建筑等无不打上汉化的深深烙印。尽管如此，千百年的风剥雨蚀仍然吹不散古老朴质，优美动人的民族风情，洗不去勤劳勇敢、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其厚重的历史沉淀仍然给现代人提供了丰富的古代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新生的现代文明。

一、武侯南征地　江村署亮名

“魏蜀吴，争汉境”。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天下大乱，各路英雄在东汉帝国土崩瓦解的废墟上问鼎逐鹿，致力于新的统一。当时，曹魏地广人众，有人口440余万，军队30余万，重要谋臣20余人，主要战将30余人。孙吴次之，人口230余万，军队20余万，重要谋臣10余人，主要战将20余人。刘蜀力量最弱，人口90余万，军队10余万，主要谋臣七八人，重要战将十余人。为改变弱势地位，诸葛武侯遣马良东南通五溪。旋而亲自率兵横渡泸水七擒孟获，大举南征。后又六出祁山，进行北伐。这一切皆为开疆辟土，扩大地盘，增强实力，让大好河山，重归一统。

据龙绍讷《诸葛古迹考》称，古州、亮寨、平茶屯皆有诸葛南征时的营地故址，亮寨则直署其名。明朝初年，江阴侯吴良平黔南，始建武侯祠。黎守张恺《志夷杂咏》写道：“古垒荒基地，相传诸葛屯。只今苗寨里，犹说汉将军。”又



说："遗穗常留囷，朝粮不宿舂。相传武侯戒，杵下旋为饔。"说此地风俗"食米不宿，草履无跟"是武侯所留传下的戒训。

考证三国时五溪诸蛮（各少数民族）均属武陵，并受蜀之益州管辖。诸葛孔明治理益州时，曾派遣马良携带金锦等礼物赐于五溪诸蛮，并委以官爵，"以夷治夷"，用少数民族头人治理少数民族地区。但马良在秭归一战败北之后，却死于五溪。由此可见，孔明平蛮，分兵两路。一路逾越嶲出哀牢，渡泸入滇擒孟获。另一路循五溪牂牁。而古州、亮寨、平茶屯均处五溪上游。应该说这一带都是武侯行部所经过的地方。而且有旧营垒在，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可严至箴的《黎五合志》却说："越嶲在四川边上，现有泸水及孟获城，不得牵扯五溪。"但滇黔相通，咽喉在大方、乌蒙（今毕节一带），诸葛南征，自应从赤水而过，七星关有祭星台，在毕节县城西八十里，是武侯祭七星处。又有关索镇、武侯碑，皆在毕节县境。以此证之，若孔明未尝到黎平所辖地区，哪有这些营垒和纪念处和纪念物？这是"混将越嶲、五溪看作一路所致"。岂知自古以来，两军对垒，兵

不厌诈，不必一定要走直路。诸葛北伐出祁山，不用直捣长安之策，南征为何独取一条直路呢？或间道出师，或纡道出师，或数道出师，以成犄角之势，这是用兵打仗的常识。况且，南部诸蛮，不服者众，岂独孟获一人矣，南征岂独一路耶！

亮寨古巷

以此之故，溯五溪而上，又辟一路亦在情理之中。况诸葛遣马良通五溪，已有明证。“（马）良所至之区即（武）侯所至之地”也。“又古州城，旧名诸葛营。相传武侯南征屯兵于此，有方台在今州署中，苗民不敢登，登即头晕。城内有山，名‘卧龙岗’，上有武侯祠，内有抱膝亭。古州苗女所织绒

锦，亦以武侯名之，曰‘诸葛洞锦’。”《贵州通志》也载：“诸葛寨，在黎平府北一百里，今名亮寨。又新化司境内有孔明观星台。”在此，龙绍讷以古今作战常识，由远及近，最后援引带权威性的《贵州通志》作证，充分说明亮寨等地为武侯南征所到之地。

清人仁山《亮水篇》云：“今日文明地，当年征战场。攻心擒复纵（指武侯对孟获七擒七纵），羁縻（汉唐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及管制政策）汉与唐。相传诸葛大兵起，为平蛮峒曾经此，迤逦一路驻天兵，亮水得名从此始。尔时芜秽本丘墟，未几民人渐集居。”

从龙绍讷的《诸葛古迹考》和仁山《亮水篇》得知，亮寨司确为武侯诸葛亮带兵平南时的征战之地，亮寨、亮川（江）也因此以亮署名。但那时亮寨仅为武侯安营扎寨之地，“芜秽本丘墟”，一片不毛，没有人烟，后来才“民人渐集居”，以致逐渐繁衍成千古苗寨，成为亮寨蛮夷长官司，成为管理一方人民、一方水土的最基层的军政区划单位。

亮川、亮寨的得名进一步说明，古时亮寨的苗族同胞也和华夏的各族人民一样把汉之诸葛武侯尊为自己的神灵。

古时司内有二侯祠。据舆志载，司治在宋梁时隶诚州，杨再思为诚州刺史，有功于民，受封威远侯。二侯祠为司人古时祭祀武侯和威远侯的场所。

司人祭武侯曰：“汉献之末，奸雄窃据，土宇分崩，诸葛武侯生于是时，躬耕南阳，不求闻达，其淡泊宁静之怀，固非三代以下之士所敢望及。感昭烈（刘备）三顾之勤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亦非三代以下为人臣者之所及也。侯尝自比管乐，侯岂管乐之流哉！侯以文武之才兼将相之用，而值魏吴僭窃之际，才大地小，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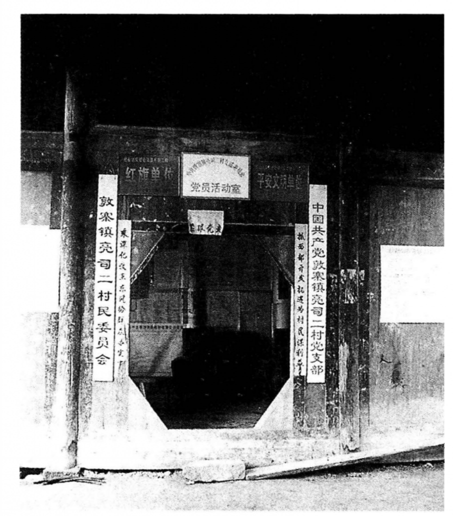
展其骥足，此其中殆有天焉。盖侯之忠诚，能深先帝之知而不能回后主之惑，能致廖立之莅，李平之死而不能格黄皓之奸，能收全蜀之民以成鼎足之势而不能出图中原以复一统之基，此侯之所以不足于天而憾于九泉者也。”“侯之祀遍天下，其神亦遍天下，侯固无往而不在者也。”（见龙氏之华国公《祀诸葛武修记》）司人祀侯之情，可谓“尤为专切”矣！

二、亮寨长官司　世袭为龙姓

亮寨长官司所在地是一片神奇而富饶的土地。其间北连铜鼓，南挹巴龙，星台（新化境内之诸葛观星台）隐见于西隅，人山雄绝于东雄表，中则平原阔野，沃壤千顷。四周"山环水抱，地势平衍"，人山、钵山、伞山、象山、司宅如木星、金星、火星、水星、土星散落，可谓"五星归垣"。满寨岩若"狮象把口"，威镇山川，高饗渡口河中二沙洲犹如"水中游鱼"，灵动不已。中黄、勘寨、江口、程寨、捧寨、白岩、敦寨、满寨连而贯之，如"九个狮子上黎平"，惟勘寨昂首，若"一个狮子掉头望"。大坝中隆起的锡尔堆、毛毛零、子牙堆、月亮堆、务农堆、满帕堆等土丘，好像"九龟寻母"，似动非动。九南寨则"深林密箐，峻岭崇山，水聚天心，石莲吐蕊"，险峻而清幽。至于塞界寨则更令人惊叹，它群崖兀立，"峭壁四面，路通一线，溪水中流，清澈见底"，这就是"智水仁山，内明外浑"的境界了。再看架寨，寨前一望平畴，土

堆无数,似“满天星斗”撒落人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边引水灌田的大水车,直径两三丈,浑如“蜘蛛结网”,依依呀呀，昼夜不停。而那用无数大小柱墩支撑起的石枧长数百丈,有如“万灯玉带”飘浮田间,清流汩汩,滋养着绿波滚滚的万顷良田。

拂去岁月的风尘，寻觅着历史的轨迹，检阅陈旧的典籍,原来这片神奇美妙的故土在夏属荆州,在商属鬼方,在



过去的龙氏宗祠



龙氏宗祠『伟绩丹心』坊

周属楚地，此前均未开辟。在秦属黔中郡，在汉属武陵郡，在唐属溪洞地，隶黔中采访使管辖，在五代属楚之诚州地，为杨再思祖孙所据。到宋乾德间设亮寨蛮夷长官司，通荆州湖北路。元亦置亮寨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宣抚司，隶湖广行省。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又置亮寨蛮夷长官司，属新化府，

宣德十年（1435年）改隶黎平府。清因袭之。司界四至，东至九南寨三十里，界湖南靖州；西至地步二十里，界中林司；南至程寨五里，界欧阳司；北至敦寨十里，界湖耳司。亮寨长官司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日敦寨镇之辖区。

亮寨长官司具体属寨共三十，即九南、鞍马、敦寨、芹荡、芹田、颓寨、赖寨、满寨、捧寨、平江、程寨、平捧、竹山坪、地阳、半溪、塞界、迎亮、首寨、中首、四斛、营盘弯、连寨、空寨、龙池、罗丹、地步、洋洞、高盎、苗灶、杂寨。另已废十寨，即蒿寨、毫寨、姑寨、浪寨、笋寨、吉寨、撮寨、贯寨、者寨、沼寨。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置五开卫，附近司寨设屯，归卫管辖。故有者寨屯、罗丹屯、龙池屯、连寨屯、营盘弯、吴家屯、曾家屯、胡家屯、董家屯、果园屯、笋寨屯。屯有百户千户等名目。每屯军给田二十四亩，外加六亩为冬衣布花之费，共三十亩。自种自食，不输纳于官，亦不仰给于官。除养屯军外，余田仍照民田起科上纳，为卫官俸廪及不时军需之用。原额屯军四千五百七十名，永乐间存六百七十三名，嘉靖间存三百五十四名，明末裁革而屯军皆为当地人。

据龙绍讷《十二司沿革分属考》，潭溪诸司自汉以来，原有长官。三国时吴蜀接壤，诸葛武侯恐黔为吴有，故遣马良赍金锦赐诸蛮，授以官爵。诸司想必亦在羁縻之内，然未闻所授何官。迨宋及元始，立十二长官司（即乐敦洞、上黎平、永从、潭溪、八舟、洪州、曹滴、古州、新华、湖耳、亮寨、欧阳，隶思州军民安抚司），于是有长官司之职依次沿袭。当时未通声教，叛服无常，长官之职不过一酋长而已，与今之乡老无异。故未详其姓字若何，里居若何，疆域若何，后嗣若何。元朝末年，边境事急。湖南会同岩壁的龙政忠“弃家而

伍，去民而兵，出入锋刃，十有余年”。面对中原无主，天下纷乱之时局，他决然率众入黔，与新化、欧阳诸司先人分域而治，政忠守亮寨，乃号集附近诸寨，众民顺而从之。于是外攘寇盗，内勤耕耘，司境安宁。洪武三年(1370年)，辰州卫指挥刘宣武招抚潭溪诸洞民，亮寨长官司龙政忠偕诸司头人闻命入朝，表示诚服。当时思州宣慰使田仁厚从军招谕，诸长官司隶属之。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思州遥制不便而改隶五开卫。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隶思州。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黎平、新化二府，亮寨属新化府。正统元年(1436年)省新化属黎平，诸司俱属黎平府。据《清史稿》卷五百十五列传三百二“土司四”载黎平府属十二长官司又有所变动，它们分别是：潭溪、八舟、龙里、中林、古州、新化、欧阳、亮寨、湖耳、洪州、三郎、赤溪南洞。

亮寨龙姓是黎平府辖区的巨族，明初以后，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未设副长官)之职一直为龙姓所世袭。下边是根据龙氏族谱《迪光录》所叙制作的世袭表。



亮寨龙氏宗祠

明清时期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世袭表

姓名	亲缘关系	世序	世袭年号	钦授官职	钦颁号印	职权	备注
龙政忠	龙汝一之子	1	明洪武四年(1371年)	正长官,不支俸承直郎,世袭六品,水晶顶戴	铜印一颗	准养弓马,以资弹压,外攘寇盗,内兴农桑,履行司务,征粮征款,派夫派役	元末由湖南省会同岩壁"弃家而伍","率众入黔"与新化、欧阳诸司分域而治,自守亮寨
龙友仁	忠之子	2	明洪武八年(1375)	正长官	沿用	同上	仁无后
龙友义	仁之弟	2	明洪武十六年(1383)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志诚	义之子	3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同上	铜印为吴勉义军所得。永乐元年(1403)重颁铜印一颗	同上	
龙永福	诚之子	4	明景泰元年(1450)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宽	福之子	5	明成化十九年(1483)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佐	宽之子	6	明弘治十二年(1499)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凤	佐之子	7	明正德六年(1511)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韬	凤之子	8	明嘉清二十年(1541)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腾霄	韬之子	9	明隆庆六年(1572)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应春	霄之子	10	明万历四年(1576)	正长官	沿用	同上	
龙祖荣	春之子	11	明万历九年(1581)	同上	沿用	同上	荣无后
龙祖华	荣之弟	11	明万历九年(1581)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为霖	华之子	12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极纯	霖之子	13	明崇祯十一年(1638)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文炳	纯之子	14	清顺治四年(1647)	仍袭正长官	交还明印。康熙三年(1664)颁号纸一道,康熙六年(1667)颁铜印一颗,印号为康字三百零八号。康熙十三年(1674)此印被吴三桂反清势力追缴,另发伪印一颗。康熙二十五年(1686)钦又颁铜印一颗,印号为康字六千四百四十一号	同上	
龙起云	炳之子	15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	正长官	沿用	同上	
龙沛	云之子	16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绍俭	沛之子	17	清雍正七年(1729)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世勋	俭伯之子	18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正长官	因换代,钦颁铜印一颗,印号为乾字一万四千一百三十九号	同上	乾隆三十六年(1771)因事革职
龙世宁	勋之堂弟	18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观远	宁之子	19	清嘉庆五年(1800)	同上	沿用	同上	
龙家谟	远之子	20	清道光七年(1827)	同上	沿用	同上	至此以后,《道光录》未有此类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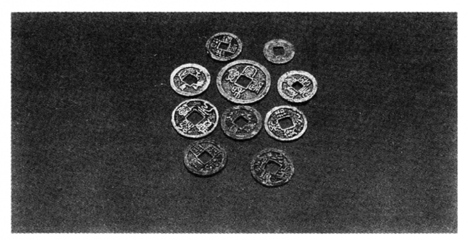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自明洪武四年(1371)龙政忠始，至清道光七年(1827)龙家谟止，亮寨司龙氏家族连续二十世、二十三人先后世袭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之职456年，历经明清两个封建王朝的22个朝代，其中明朝275年、16个朝代，清朝180余年、6个朝代。前后共钦颁亮寨蛮夷长官司铜印五颗，其中明朝两颗，清朝三颗，吴三桂自颁一颗不在其内。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所颁一颗铜印至今仍保存在锦屏县敦寨镇亮寨司二村一组龙炳河家。

长官司正长官的世袭，不完全在父父子子间承传，前任无后，其堂弟或堂弟之子也可替袭，如龙祖荣之继袭者就是堂弟龙祖华。又如龙绍俭因押运军粮有功加一级，二次注册，以郡庠身份承袭正长官。同是一个龙绍俭，后因连续六年乡试受挫，且体弱有病又被革职，"奉文另选合例之人"，其伯之子龙世勋才得以递任。但万变不离其宗，承袭之人均在龙氏家族之内。不如此何以谓"世袭"？

从南宋到明清，在中国历史上，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土司制度。即朝廷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以世袭官爵，代其统治当地少数民族。元以前，各封建王朝就



明代的项链与墨盒



唐宋元明清几朝的铜币

已采取“以夷治夷”，即“以土官治土民”之法。到元朝则明确授予各族首领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抚使、长官等官职，还在各族聚居的府州县设立土官。明朝多以原官授职，规定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直隶朝廷兵部，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直属朝廷吏部，皆为世袭职，给以印符，并确立了承袭、等级、考核、贡赋、征发等制度。土司除对中央政权负担规定的贡赋和征发外，在辖区内，依然保持传统的统治和权力。

制度虽明确，但对蛮夷长官司(土司)的控制，始终是历代封建王朝深感头痛的大事。《清通鉴》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二月初二，对贵州巡抚陈诜的一道密奏皇上曾朱批道：“土司种类繁杂，风俗各异，自古王法不能绳，若以内地民情治之，断不能行，历来如此，不过将就大概治之。若以法制之太严，烦不可胜言；制之太宽，必然犯法尤多。只以不生事为主，若多事，必至尾大难收。”因恐“多事”而“尾大难收”。封建朝廷对长官司在政治军事上一直存有戒心。多对长官司派驻吏目，进行观察监督。据《迪光录》载，曾先后

在亮寨长官司充当吏目的有胡刚（通海人）、雷应春（建宁人）、赵永现(西充人)、黄甫旒(内江人)、汤昂(靖州人)、李铎(清苑人)、蒋宸、肖霁馨、张洙、余珙(四川人)、蔡廷璨(巴陵人)、李爵(苍梧人)等。

本来，长官司衙署实为土司之所，一般官为冷官，署为冷署，不值一提。然亮寨长官司之衙署与世之热官、热署无异。其长官者，能自出心裁，绸缪牖户，非独甬道崇闳，亦且园林雅洁，一椽一柱布置得宜。咸丰七年(1857 年)惜为战争所坏未复。但战前规模可谓崇而闳矣。

司署在司二侯祠左，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为众公所建，雍正十三年(1735 年)绍俭重修，道光二十年(1840 年)、二十三年(1843 年)家谟重修，大门、仪门、大堂各三间，罩亭一座，四周廊房、川堂、正寝各五间，大门外大印堂一口，左右两旁差房各二间，大门内右土地祠三间，左卡房三间，两旁植有柏树二株，仪门内右厢房三间。长官龙观远建署花园一所，名为“览翠园”。中有石山一座，名花百品，客厅五间，小书房、厨房各三间，为遁园别墅和禹夫游息之所。此地花木交荫，最为秀雅，中建新衙二重，已废。前有遁园大田一区，约四五十亩，为长官华国所并，后已破作数十区。当年之司署，规模之大，建筑之美，环境之优，远胜今日敦寨镇之镇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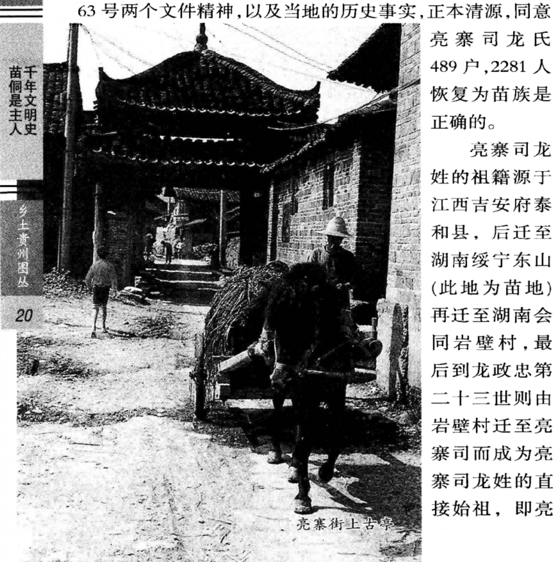
三、千年文明史　苗侗是主人

根据《史记》及有关文献记载，在五千年前，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各调集于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进行历史上著名的黄帝和蚩尤，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涿鹿之战”和“孤泉之战”。两战结果，黄帝取胜，于是“合符(合盟)釜山”，定都涿鹿。从此，三大部落互融互补，奠定了中华民族大融合、大联盟、大团结的根基。这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总趋势来说的，具体情况则复杂得多。蚩尤作为九黎部落的首领，作为“涿鹿之战”的战败者，原来所统率的九黎部落的苗族等少数民族部族战败后，纷纷逃离中原，或东迁，或南移，或西进。大量西进者便蔽居于黔、川、滇的深山老林和一切能楼栖的地方。要不然，三国时期，武侯诸葛七擒孟获，遣马良通五溪，复征潭溪诸洞就无的放矢，没有对象了。其“以夷治夷”之策，就是这时产生的，汉唐时期的“羁縻”制度和宋元以后“蛮夷长官司”的统治形式就是

"以夷治夷"的延伸和发展。

所谓"蛮",即野蛮、横蛮,所谓"夷",即泛指包括苗侗在内的各少数民族,所谓"五溪蛮"、"潭溪诸洞蛮",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这些地区苗侗等少数民族的蔑称。

亮寨长官司和潭溪诸长官司一样,均属五溪之上游,古往今来是湘西和黔东南一带连片的少数民族地区,1986 年元月 3 日锦屏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黔族字 (1981)40 号、63 号两个文件精神,以及当地的历史事实,正本清源,同意亮寨司龙氏 489 户,2281 人恢复为苗族是正确的。


亮寨街上古亭

亮寨司龙姓的祖籍源于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后迁至湖南绥宁东山(此地为苗地)再迁至湖南会同岩壁村,最后到龙政忠第二十三世则由岩壁村迁至亮寨司而成为亮寨司龙姓的直接始祖,即亮

寨司龙姓一世。后来以至成为亮寨蛮夷长官司的第一任世袭正长官。这是元朝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至明朝洪武初年间的事。洪武三年(1370年)楚之辰州卫指挥刘宣武招抚潭溪诸洞民，龙政忠与诸洞苗首一道“闻命入朝”表示诚服。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亮寨长官司“正长官龙文炳矢志归正，殊可嘉尚”。进一步发挥了“以夷治夷”的作用。

亮寨古集花街

又亮寨龙姓三房人龙九都生于明成化年间，殁于明隆庆中期，因兵荒马乱，家境贫寒，先后迁徙于绞番、韶霭等苗寨，绞番、韶霭等地名和九都以及其子孙九略、九养、九香等人名均为地道的苗名。又据清同治三年(1864年)龙氏

家谱《迪光录》“户口”一项载:“原额亮寨司户口人丁俱系黑苗。”

汇入清水江的亮江、乌下江流域为黎平府属地。据清嘉庆六年(1801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御使对清水江木业“争江案”的判词称,这一带“山产木植,历系附近黑苗陆续采取,运至茅坪、王寨、挂治三处地方交易。该三寨人邀同黑苗客商三面议价,估着银色交易后,黑苗携银回家……”此判词与《迪光录》所称“原额亮寨司户口人丁俱为黑苗”完全相符。

早在宋景定二年辛酉(1261 年)楚之靖州守徐将军到亮



迎宾酒歌

寨司属罗丹等地巡边,被苗首诱而杀之。继任靖州守张开国带官兵先临阵招降,后围而剿之,以致“青烟断野,白骨枕途”。在围剿中,于者屯洞内困死苗民无数,尸骨成堆。张开国还在罗丹岩(又名诸葛洞)内留下至今犹存的《戒谕文》。这既是亮寨司一带苗民顽强反抗封建统治的明证,又

是朝廷官军血腥镇压当地苗民的铁证。

亮寨及所属村寨为苗疆侗地，人民为苗民侗民，不仅有以上历史事例、事件的记载，在《迪光录》内，更有苗侗语言及风俗的记述。

苗语：父曰霸，母曰奶，姐曰嫒，妹曰惰。努皆，食食也；努拟，食肉也；护交，饮酒也，护已，饮茶也；去曰模，来曰楼，我曰娃，尔曰牡，米曰萨，银曰捏，钱曰撇屑。抖萨，舂米也；故罗，老人也：暮回，明日也；马不，不解也；马务，不好也；马道，不得也。牛为料，豕为拜，马为梅，鸡为隔。一为依，二为蔼，三为碑，四为捞，五为睢，六为句，七为凶，八为仪，九为究，十为鸠。

侗语：父曰补，母曰馁，子曰瓣，女曰婢，我曰尧，你曰牙，食曰苟，衣曰戈，菜曰骂，茶曰接，水曰冷，火曰背。赖，好也；乜赖，不好也；拜，去也；拜岩，回家也；拜勤，上山也；抹，来也；既苟，食食也；既报，食肉也。豕曰慕，牛曰寻，鸡曰介。

风俗：男子打扮与汉无异，女子衣青衣，不裹足，行则荷伞戴笠，力作与男子等。好以衣折迭(叠)腰间，婚姻不用轿，数女子送至家，至则男女相对饮酒、唱歌，三日而返，又数月始成婚。今则皆用轿矣。三月三日男女妆饰登山，踏青唱歌为乐，谓之上花山。五月端阳节，杨姓人不裹粽，云裹之即有蛇蝎至，试之曾验。六月禾苗结苞，时取嫩苞蒸熟荐祖考，荐毕，由老而幼，合家食之，谓之食新，宰牛、杀豕，其典甚行。另有女子偏髻、长裙，数日必淅米沃发，复涤之涧中。晨起炒米，黄黑色煎汤食之。婚姻先外家，外家无匹方可别嫁。

司内有所不同，元旦不借火，不担水，不扫地，不食生。黎明，子弟各具衣冠诣尊长所叩节。元宵制龙灯为戏，沿家

旋绕，绕毕，高声唱吉庆数语，主人封仪馈赠，甚有挂红赞颂簪花者；又或制彩灯为戏，饰子弟之幼者，为生、旦、净、丑之类，沿街唱曲，主人亦馈赠，常至达旦不辍。立春日，以生冷物按时向东嚼之，谓之咬春。三月上已，春糍食之。端午，裹粽食之，午刻，菇菖节蒜本，饮雄黄酒，并涂小儿手足，云可以避毒。七月中元节，循盂兰会故事，家家祀祖，先隔宿，洒扫庭除，十一日早迎之，哗曰：祖至矣。十三日晚送之，佥曰祖去矣，送时必封纸钱作包焚之。入夜闺中有作箕卜者，有于溷厕中祀戚夫人卜休咎者，有以香熏少女，使数女子旋歌旋绕化之入冥者，谓之化姑姑。八月初二日，赛飞山之神，祀以太牢，奏以鼓吹，香烛最盛。重阳以春糍食之。除夕祀龟神，煮延庚饭，长命菜，以备元旦之食。取柏枝、冬青枝穿纸钱插门，家中诸偏作纸钱，谓之压岁，自宵达旦。小饮不寐，谓之守岁。以二炭置大门内左右，谓之将军炭。鸡鸣，以斧击



防火缸

柱,云终岁动土不妨也。

风俗者,自上施之为风,自下蔽之为俗。俗之美恶,视风之盛衰耳。司之风俗所变,在汉唐则榛榛狂狂然,在宋明则浑浑穆穆然,到清则彬彬雅雅然。实而观之,司内外强而中怯。诸屯款式以自异:平江伶俐而多馋,颓寨睚眦而好斗,芹荡守业而保家,满寨内固而御侮,挖寨尖峭而好讼,地步跷捷而善缘,九南愿朴而习勤,塞界喜贩盐,竹山喜采杉,棒寨畜鱼苗,颓寨排姜牙,敦寨喜贩木,程寨喜鸣棖,首寨多银工,地步喜鸟枪,者寨喜占荒,各屯喜谋地,半溪、龙池习种烟,曾董胡姓世走粤,笋屯善盘剥,架寨极酸涩,果园工计算。军民杂处,汉土相安,四百年官守世衔,十八寨民无叛志,以筋力之勤惰争贫富,以生童之多寡争盛衰,以人士之贤愚争贵贱。这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境界。

亮寨司户口《迪光录》载,以下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由官方编审的亮寨全司户口数。

寨名	户	口	寨名	户	口
司内	120	554	中首	40	168
程寨	36	133	塞界	40	155
平江	130	530	地步	110	480
箩詹	21	92	龙池	130	553
架寨	15	55	笋寨	4	13
浪满赖二寨	78	325	敦寨	42	178
芹荡	30	125	芹田	20	78
颓寨	160	773	棒寨	40	132
半溪	8	27	竹山坪	33	142
平捧	12	53	迎亮	8	92
九男	150	732	者寨	1	9
苗灶	70	291	合计	1298	5680

亮寨司物产　黎平地如手掌，况一司然。而山川林麓之饶，物土所宜，各有地焉，以囿之不可强同也。《史记·货殖传》谓：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江陵千树桔，齐鲁千亩桑，渭川千亩竹，其数皆与千户侯等。《周礼》载，百谷之数，蔬二十种，果二十种，与粱、菽并称。然南山檀、柘、雩、杜、竹、林，壤地虽小，一草一木皆荒年谷也。



古碓

谷之属：稻，水谷也，有数种，粘曰糯，不粘曰粳，尤不粘曰籼。去秸取子者曰谷，连秸取子者曰禾。禾有有芒者，有无芒者，其秸俗谓之禾杆草，用最广。又有桐禾，虽粘而不甚粘，煮食香软宜人。又有旱禾，陆地种者。玉蜀黍，俗曰玉米，又曰包谷，春末下种，至秋放花，于腰中结苞二三不等，米如彫瓜子大，形亦相似，山中人恃此为粮，直至宝也。

蕨粉、葛粉，均以根之淀粉澄滤得之。参子、薏苡。俗称芦菰米。薯蓣，俗称夹鼻梁之根，又名山药。薯有红白两种。脚板薯。

木之属：杉、枞、茶油树、松。

草之属：排香草，即随手香。仙人掌，无枝叶，状如人掌，侧累而成，自三叶至十三叶而止，色绿。

果之属：山核桃，俗称野核桃。茶蔗，三月间生茶树上，味甘美。丁香柿，生九南。丈菊，俗名朝阳花。花红，树似林檎，春开白花，结实最繁，六月熟，司内极多。

菜之属：姜，乡人取嫩芽，以粤盐渍，干之洁白无比，他处不及也。茭瓜、黄瓜。椿芽，以嫩椿叶为之，出平棒寨。石耳，每春雷则有。薤，又名大韭菜，出地步寨。菜丝瓜、地黄瓜、萵、鸭掌菜、铜钱菜、竹叶菜。红萝卜又名原砂萝卜。木姜子，产深箐中，实如胡椒，味辛香，可佐食，以此入诸食中，虽暑，月不变味。角椒，又曰广椒、秦椒。朝天而生曰朝天椒，最辛辣，弯者，曰牛角椒；圆者，曰灯笼椒，二者以形名，肉厚而味微甘，黔中不可无此，可避蛊瘴。鱼香菜，鱼蓼。马尾，名莳萝，又名小茴香。胡荽。八哥菜。折耳根。

花之属：白杜鹃。罂粟花，春结实成包，取其汁，以为鸦片，子极细，可溶油。金鹊花，俗名阳鹊花，可作茶品。

藤之属：忍冬，即金银花。

药之属：茯苓、茱萸、甜桔梗。千岁虫，即黄芀刺，树中蛴螬也，大如指，肥白可食，小儿出痘试之有效。黄精、箭杆风。岩泽兰，治妇人产后诸病。

竹之属：绵竹。实竹，圆而实心，冬月有之。

食之属："波丝糖"，以米糖抽丝搅成，乍视之，浑如乱麻一团，《齐民要术》茧糖窠丝糖也，其即波丝糖矣。"米花糖"，以糯米谷爆米和糖切片，形方而长，色白如粉。"油

茶”，以油炒米，令其黑后下茶叶沃之以水，各寨每日早暮以此当茶，或杂以米花、炒米等，百和之物味苦而香。“米花”，蒸糯米搏成，形如满月，晒干以油炸之。“炒米”，司内炒之以沙，诸寨煎之以油。“麻叶”，糯米粉碾开如麻叶。“密渍”，橙片、茄瓜、冬瓜、刀豆皆可造，诸屯善为之，点茶甚美。“圣韭”，牛羊结肠中活沈(半消化之物，称“粕”——编者注)乃百草汁也，滤过胆汁少许，入五香蒸之，用作蘸水，极妙。“酸韭”，取铜钱菜、竹叶菜、芹菜之类，用米泔酿成，隔宿可食，苗灶人家取青菜同米沦之，封置盎中，次日取食味酸而鲜。“乾盐菜”，和肉煮，暑月不臭。“醅肉”，一作腌，豚鱼鸡鸭等肉饭纳瓮中压盖，勿令气泄，久久自成。

货之属：“白麻线”，苎麻为之，最软白，他处不及也。“茶油”。“核桃油”。“木棉”。“窑货”，一出箩詹，一出东冲，制工最坚。“麻栗灰”，出平升，极坚，耐久，族居此者多以此为业。“酒麴”，族起理世业此，远近传名，其居号麴子弯。“牙硝”，出罗丹岩中，挖土滤水熬成，咸丰丙辰(1856年)因乱命匠往取，约得数百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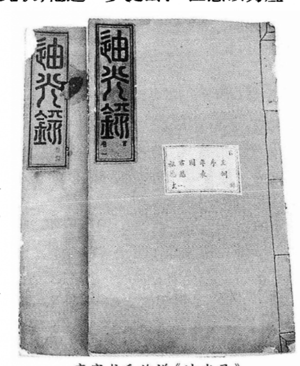
石之属：“火石”。“磨刀石”，色紫，出吉寨冲。“醋龟”，出程寨。“石燕”。“赭石”。“光明子”。“石灰”。

器之属：“水车”，许缵曾《滇行纪程》云，辰阳船溪驿农家，取水巧而且逸，于溪旁筑石成隘，上流水至隘势极奋迅，乃制竹车二围，制如车轮，缚数节竹筒缘于两轮，其筒向内一面截口受水，每筒相去三尺许，两筒中间编缚竹板一大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轮使旋者，每激一扇，后扇继来，旋而上升则筒中满水已至车顶，筒口向下，水即下倾，于其倾处刳大竹受之，接引入田，虽远可到。亮江一带，排木拥水堰以激车，其车以木为干，以竹为箭，破竹为叶，挖木为

四、广开上进　　大兴教育风

人类对于物质与精神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扩而大之，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需求也是如此。古往今来，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贫乏如影随形，相伴相生、相辅相成。而精神生活的贫乏，其根本便是文化教育的落后。我国古代，在思想文化上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从来就存在“教化”、“愚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孔子提出，对老百姓(当然包括少数民族)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叫他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又主张大力兴教，而且要“有教无类”，富人穷人，贵人贱人，汉人夷人都可以延师就学，教而化之。在统治者中，有的担心少数民族学而识之，懂的多了，更有助于叛逆朝廷，不如愚而处之。有的则比较开明，主张对少数民族开上进之途，广教化之风，以弘一统之业，创文明之体。在清康熙年间，继湖广、四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对

土官土民及其子弟开放教育之后，时任贵州封疆大吏的于准（山西永宁人，荫生出身）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以《苗民久入版图请开上进之途》（见《迪光录》）为题上疏朝廷。疏中称："苗民久入版图，苗族宜沾教化，请开上进之途，以宏文教，以变苗俗。"并指出"贵州地方，古号罗斯，遍地皆苗，种类颇繁"。有些流官"官斯土者，视苗如草芥；居斯土者，摈苗为异类，既不鼓舞，又不教习。即间有一二苗民志切上进，又以土人无用流官之例，不准考试科举，遂使若辈沉沦黑海，罔见天日。"使苗疆沦为"教化不可施之地，风俗不可移之乡"。为了改变此状，他进一步提出："臣愚以为应将土司族属人等，并选苗民之俊秀者，使之入学肄业，一体科举，一体廪贡。""既久，苗民渐可变而为汉，苗俗渐可化而为淳，边末遐荒之地尽变中原文物之邦矣……""至于教职一官，原以专司训迪，今宜复设训导。"



亮寨龙氏族谱《迪光录》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朝廷议准："贵州苗民照湖广例，即以民籍应试，进额不必加增，卷面不必分别，土官土目之弟仍准一体考试。"又议准"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府、州、县复设训导，躬

亲教谕。”

此令一开，贵州除各府、州、县大办义学之外，县以下也为之振奋，亮寨长官司司内及其各寨也纷纷办起了公学。

古有太学、国学、乡学。曰校、曰序、曰庠、曰塾，皆乡学也。建于城者为书院，建于乡者为社学。官绅捐建出于义举者呼义学，乡闾捐建出于公举呼公学。清顺治九年（1652年）令天下立社学，司内无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府宪陈达、庄熙兴建义学，于是黎属各乡皆有书院之设，之前则公学也。《迪光录》所载公学如下：

纯一堂，在龙氏宗祠左，正殿三间，厅屋三间。

双樟书院，旧名二樟堂，在司之东，讲堂三间，斋房三间。

满寨公学，公田四十六挑，除每年馆谷八挑之余，余存公用。

平江书馆，在寨中，三间，馆田十余亩，每年分收约得谷二三十挑不等，除馆俸八挑外，余存公用。

敦寨公学，学用每年约收谷三十余挑等，除每年馆俸十二挑之外，余存公用。

还有私塾等。



亮寨龙氏族谱《迪光录》

据民国十二年（1923年）《迪光录》续修本所记，从清康熙四十四（1705年）年以后的210多年间，仅亮寨司龙姓家族共出现仕宦类20人，科第类5人，文学类5人，恩贡22人，例贡5人，监生27人，廪生21人，增生14人，文庠147人，武庠26人，还有不少术艺、释道、巫师等三教九流之人，可谓人文蔚起，人才辈出。

其中出类拔萃者有以下诸人：

遁园居士　龙姓，名绍俭，字禹夫。少有大志，观书鄙章句，生性豪迈，自拟“欲乘风直上，勃勃然不可遏抑”。然两度会考，因弟死己病等均不得志。于是“益自奋发”，遍阅唐诗，采其优者分为四卷，又将自汉贾董、司马、刘向、扬雄到唐宋大家之文择其要者亦分为四卷，略加评荐，以便讽诵，以遗子孙。遁园“于经无不窥而尤邃于易，于子史百家无不读而尤好太史公书，渊明、子美诗”。家有藏书数千卷，皆得其要领，故其诗其文“一往隽上，沉郁顿挫。虽有摹



亮寨中心小学



亮寨古碑

筒，缀于竹箭之杪，置之堰间湍激处，车随水转，运旋如飞，筒盛水至顶而泻，以木枧接入田，即其制也。“水榨”，在平江寨，激水涌轮，轮动碾行，力省功多。“禾摘”，收禾时所用，以薄木为身，中嵌以铁，身穿一孔，以绳贯之。“铁镰”，出高盎寨，最锋利。“纺针”，出营盘弯，家家业业。“篾箩”，出迎亮寨，紧密坚固。

鸟之属：“锦鸡。”“黄豆鸟”，即鹌鹑，又名桃虫，色黄，又有白者，善斗。“长尾雉”，俗呼崖鸡，尾毛四条，二条长四尺余，二条长五尺余。“铁鳞甲”，俗名鸭郎，最猛势，鹰亦畏之。

兽之属：“豕”，和米杂继糠饲之，味最甘腴。“豚”，肥大，可重十许斤，又最驯扰，行不避人，有尽白者，有黑花者，三者司内独盛。

鱼之属：“草鱼”，名鲩。“鲢”，又名鲊。“鳙”，黑鲢也，又有红鲢、笋壳鲢等。“鳢”，即鲖俗呼七星鱼，首有七点，细鳞黑纹，诸鱼胆皆苦，惟鳢胆甘，可食。“千岁公”，大不过箸，形类草鱼，故又名草童子。“鳑”，大如瓜子，形扁团似鳊。“鲇”，俗名土郎。

虫之属：“蠓”，状类蝇而形甚细，仅如粟粒，螫人如针，刺螫处即成疮，各寨俱有。“写字婆”。背负壳，色黑，圆而长，水上旋转如写字，故名。“水端公”，形如鳖，背有斑点，大者如指，喜浮水面跳舞，故名端公。

介之属：“团鱼”、“脚鱼”，二物相似而实分。“鳖”，椭圆而小，俗称沙鳖。

效处，体格间有卑者，而本色不可掩”。后学游其门下，“皆各尽所欢，感激而乐道之也。”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卒，著有《周易图说》二卷，《全黔人鉴》一卷，《广义》四卷，《诗·古文》八卷，《声律易简》二卷，《黎平府志》十五卷。惜无力付梓，仅刻板藏于篋笥。

仁山先生　讳文和，字涵春，号仁山。初家极贫，十岁就馆，过目成诵。作文得题，操笔立就。十六应童子试，太守蔡时豫奇其才，拔第一。后命其入署与诸少君共笔砚，太守亲自课读，诸少君言文和“品格清奇，性直灵颖。可畏哉后生！”但命运不佳，“乡闱辄蹶，乾隆癸酉（1753年）科误中副车，不得志，乃放浪形骸，借酒浇块垒，嬉笑怒骂”，大有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感。于是“自分废退，惟孜孜以授徒养亲为事”。先生诲人不倦，从而学者数十人，无不口传笔授，谆谆恳恳，彻夜可以不眠，先生于经传无不熟，而尤深于易象春秋；于诸子百家无不通，而尤邃于医理地学。平常手不释卷，笔不离手，酒后耳热，兴会淋漓。谈古论今，一切可惊、可愕、可悲、可喜之事，一一发之诗文，慷慨悲歌，神情旷逸。虽体格不一，然匠心独运。乾隆丙午（1786年）就安化县学教谕，嘉庆戊午（1798年）卒。生前笔墨颇多，然多不留草，随手散失，仅存龙氏家谱《迪光录》一部。

木斋先生　姓龙氏，讳绍讷，字木斋。由廪生中道光丁酉科本省乡试举人，例授文林郎。五岁丧父，九岁失母，从小苦读，天资颖异，读书凡“耳目所经，宅心弗去”。应童子试，才冠一军。以后应试，屡遭挫折。一直奋斗到“年渐衰，知其不终达”，才弃功名在乡梓以课徒为业，后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移馆于天柱厦村精心从教五年。木斋系晚清时期“著述侈侈隆富”的著名的苗族学者和作家。在贵

州乃至中国苗族文学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其生平著作可见本书附录部分，此处不再赘述。

龙嘉会　讳亨极，字嘉会，号迎峰。嘉会生而倜傥，有大志。少为学，于书过目不忘；为文，风发泉涌，无所难者。为诸生时，每小试辄冠军。后屡上公车不第，便遵例谒赞，康熙己酉（1669年）授四川潼川安岳县令。在任上以清勤自誓，决狱明敏，上宪异之，便调署绵州，一时三印来属，神泉、潼川皆其所摄篆。后卒于任上。

龙青云　字永年。幼读诗书，聪明颖异，于民国乙卯（1915年）投笔从戎。曾驻防于湖南洪江、贵州铜仁、镇远、锦屏等地，先为团长，后升旅长。其详见本书附录《永年驻防锦邑纪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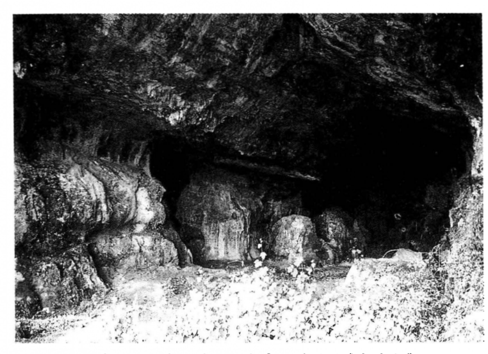
五、烽烟起天末　灾难降黎民

亮寨司所辖地域，得天时，占地利，山川秀美，资源丰富，原为一方净土、一方热土。这里的黎民百姓，男耕女织，勤劳聪慧，历来盛产水稻、油茶、鱼类，是黔省不可多见的鱼类之乡。但在历史上仍少不了烽烟之袭击，战乱之蹂躏，官吏之盘剥，灾荒之困扰。每当大难降临，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生产力都惨遭破坏。

除前面已提到的宋景定二年，靖守张开国率官兵镇压司属罗丹一带苗民，以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之外，《迪光录·纪乱》更有以下记载。

明景泰六年（1455年）九月武岗酋首蒙能拥众五万，黎平、亮寨、铜鼓等处被攻破，上命南河伯方瑛为平蛮将军，统领湖广诸军讨平之。

清嘉庆元年（1796年）侗仁府石柳邓反，亮寨司殷实之户被派买车马赴营听用。各户计亩运送军粮至思州府麻音



诸葛洞内刻有宋景定二年官军镇苗的《戒谕文》



宋景定三年于青屯溶洞困死的大量苗民尸骨

塘岸上交付。

咸丰五年（1855年）台拱厅民拒命，蔓延古州等处，将至黎平，古州土司杨占先与阳洞各寨土民截指结款，把守高危隘口，遂从永从（今从江）进入，其首戴老十自称王士珠，改元江汉，余称大王者不一，皆打王士珠旗号。咸丰六年（1856年）八、九月渐渐逼近，十月二十七日午未时至亮寨司，司内壮丁三百余名俱出抵抗，连放数铳，对方死二人。后戴老十大队人马赶至，约数千人，四面皆是。司民逃散，妇女老幼如蚁而行，行李狼藉。大队人马追赶，杀声震天，点火烧房，凡庵庙皆毁，未毁者将神像挖去藏金，或捣碎或火焚，无一存者，惟吉寨庵殿宇无恙而已。戴老十等盘踞月余始散。

咸丰七年（1857年）湖耳司属金山寨一股与清台之众百余合伙，顷刻千余，二月初八至亮寨司，喊声震天，炮声彻地，冲进司署打碎房壁四十九间无完片，掳掠近邻衣服、猪牛、器用而去。初十日又至，十五日姚大王至，二十三日石将军至，二十四日元贞皂利的同伙至，二十五日黄白弄冲同伙至，龙二王又至，索马索钱或捉人，司人前去赎回财物，必饱私欲而后已。如此蹂躏万端，官府不能营救。三月十四日捉获其头目，湖南人混称李将军等二十余名，势众，又把头目夺去。四月，湖南兆司马即龙山县令带兵援救黎平，乱归平息。

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十五日乱兵烧上隆、秦洞、天堂等处，遂由天堂进入汉寨小里，盘踞两月之久。反军分三种，江清头人龙二，称僭明翼王（石达开），所统谓之“黑”军。古州大平山头人余老科，所统尽汉人，谓之“黄”军。广西头人黄金亮，妄称平青王，所统谓之“红”军。此一种最

为凶恶，赤身露体，脱裤围腰，将各处田谷割以供食，其未熟者割以饲马，拆坏民房板壁，毁弃字纸，抛腻饭食，其骚扰之状不堪举拟，逐日劫掳乡村财物，并捉其人民，使之擂米、挑水、煮饭、服役，或灼烤火烙，逼要钱赎，杀戮任意。二十二日攻破锦屏，县丞弃城而逃，反军趁此遍传伪令，令各寨派送盐米酒肉，不从所欲则肆意荼毒。二十八日乱军数百突至司境，割谷抢米而去，人民逃散，不敢与敌。八月，司内居民暗用反间，使三支反军不和，其中一支散去，另两支数百累攻平江、亮寨，居民出敌。延至九月十二日，居民与反军大战，平江、亮寨二处被反军击毙四五十人，烧毁亮寨房屋十余栋，反军也死二三十人。十五日湖南统领田镇恕迅速赶到，攻破汉寨，乱军大溃，地方始安。

在《迪光录》中撰写以上“纪乱”的是当时亮寨司龙姓的大文人大学者龙绍讷。他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据事论理比较客观。他说：“黔中教匪五公经者，乃唐、郎、宝、志、化五妖术也，其教类巫师癫狂跳舞，不食犬，不嚗椒，不信圣贤，专毁神庙。唐教陈大六乱麻哈（今麻江），郎教沈大六乱独山，宝教贺达恩乱瓮安，志教罗光明乱八寨（今丹寨），化教陆攀桂乱古州，延及黎属。”“乱”因何在？“大约汉奸（汉族狡诈的大小官吏和地方势力）为之倡，岂独苗民任其咎哉。”这就是说，之所以如此，是那些汉奸从中指使，哪能都归罪于广大的苗民呢？接着他把矛头直指统治者。他写道：“黎境民籍属府（管），军籍属县（管），自明洪武初拨军下屯而民籍始病（开始出现问题）。司内有六屯，屯设而者、笋、浪、吉、撮、篙、连及营盘弯，八寨无噍类（即无复有活而嚼食的人）矣。”也就是说，自明洪武初年在司属八寨实行军屯以后，这里的居民失去了田地，都没饭吃

了。而另一面则是“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而席丰履厚，养尊处优，享福极矣。另自以为得计，孰知报应乃在五百年之后哉。”换句话说，统治者却过着姬妾满庭，灯红酒绿，养尊处优，奢侈糜烂的生活，还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从明洪武初至清咸同年间的五百年后，得到了叛反的报应。

封建时代的所谓“匪乱”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各处地方的流氓恶棍地痞，裹胁一些生活无着的山民，拉帮结伙，或坐坳抢劫，或打家劫舍，危害社会。他们除了经济原因，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对社会有极大的破坏性。二是既有经济目的，又有政治目的，以宗教方式煽动民众，聚集武装，组织大规模反社会活动，破坏极大。如本书提及的教匪。三是人民不堪统治阶级超政治的压迫和超经济的剥削，揭竿而起，逼上梁山，与封建统治对抗，其最终目的是推翻封建王朝，坐“龙庭”以取而代之。如明代发生在今黔东南境内的吴勉和林宽的两次侗民起义以及清代咸同年间的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这种农民起义对推动历史前进具有重要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也有破坏。

至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超经济剥削情况，《迪光录》有较详记载，主要体现在地方赋税和徭役上。

田赋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朝廷户部刊发易田由，仅亮寨司田一千六百零八亩二分六厘二毫，每亩起科本色米二升四合六勺三抄四撮六圭二粒八粟。乾隆十五年（1750年）改征一米二谷，每亩征本色谷四升九合二勺六抄九撮二圭五粒六粟，每亩折色米七升零七勺七抄三撮五圭二粟，每石折征银三钱五分，每亩共征折色轻赍银二分四厘七毫七丝零七微三尘二纤，起征条编银四分零七毫七丝四忽七微七尘八纤二渺，马馆银二厘六毫八丝零四微五尘

一纤八渺。雍正九年（1731年）改征半银半米，每斗作银九分，每亩共征条马银二分一厘七毫二丝七忽六微一尘五纤，每亩共征米二升四合一勺四抄一撮七圭九粒零。乾隆十五年（1750年）改征一米二谷，每亩共征谷四升八合二勺八抄三撮五圭八粒零。又额外招出苗灶寨认纳无亩苗粮折色米一石二斗六升，每亩折征银三钱五分，共征折色轻赍银四钱四分一厘。

蒿寨人移居九南开辟田亩，也将蒿寨粮一石数升带入九南，秋后每家各出谷数升，整体上纳，名为"口袋粮"。为此，蒿寨人曾上控黎平府，诉称"田如簸箕，一脚（踏）三区，山高水冷，有种无收"。尽管如此，还得按贵州定例，和司内各寨一并于"九月开征，次年三月扫数全完"。

夫役　夫役征派，只有地方和时间的界定，而没数量的规定，这又为土司及基层官吏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全司夫役派为九爪，划江为界，江左四爪半，江右四爪半。视夫多寡分爪，均派其期，上半年走江左，下半年走江右。上半年闰则六月十五日分；下半年闰则七月十五日分。走右则右，走左则左，当如夫不足，又有通融挪借之例。小夫沿途递送，大夫由平江更换，上至新化，下至锦屏交卸。江左九南一爪，竹山坪、捧寨一爪，平江、捧寨、程寨，果园一爪，颓寨、芹田一爪，芹荡、敦寨半爪。江右地步、罗丹、空寨一爪，龙池、架寨，首寨一爪，笋、满、赖寨一爪，曾董、胡屯、营盘弯一爪，司内半爪。

以上田赋夫役是公开的、常规的。那些地方官员乃至土司，为中饱私囊，层层讨好，向老百姓随时随意巧列名目敲诈勒索也是常有之事。

雍正二年（1724年），雍皇下令曰："朕闻各处土司，鲜

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亦子，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汉奸为之，指使或缘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积恶生奸，依势横行，诚可痛恨。嗣后督抚提镇，严饬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视为鱼肉，毋得滥行科派，中饬之后，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属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针对五开卫守备李孝“恣为不法，曲庇汉奸，任其入苗地生事害民”而“该督抚等置之罔闻”。同年十二月十九日，雍正严下谕旨，责令总督杨宗仁、巡抚王朝恩“明白回奏，将李孝革职，交贵州巡抚毛文铨严审”。（均见《迪光录》卷二）

尽管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御命，但苛捐杂税，鱼肉百姓却愈演愈烈。清徐家干《苗疆闻见录》载：“苗疆向有汉奸，往往乘机盘剥。凡遇青黄不接之时，则以已所有者贷之，如借谷一石，议限秋收归还二石、三石不等，名曰‘断头谷’。借钱借米亦准此折算。”“日久恨深，则引群盗仇之，而乱机遂因之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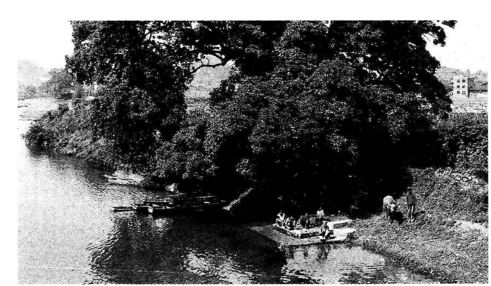
在张秀眉的故乡，当时的“同知张礼度不收白米，勒折生银，提押追征，狱为之满。南区高坡苗寨素号贫瘠，因追呼急迫，无力缴银，有自掘祖坟，取先人含殓首饰以折生银者”。（丁尚固《台拱文献纪要》）

张秀眉率苗民咸同起义期间，黎府及所属县、司更以“苗反”为由，向下额外科派勒索。亮寨司也不例外。咸丰二年（1852年）胡林翼索捐，杨再江捐银三百两，龙绍江、肖福谦、胡泽清、黄蔚各二百两，龙达远八十两，龙起永、龙瑶各四十两。咸丰七年（1857年）司内一款府署多文派军需

米，四十碗之大斗二百石，钱一百三十千；敦寨款米三百石，钱三百千；龙池、地步米一百二十石，钱一百二十千。咸丰九年（1859年）多府抽田养练，除百石以上免抽，余见十抽三，司内共抽田八百余石，养练五名，司外共抽田七千余石。咸丰九年（1859年）十年（1860年），开泰县两次照粮派米，每石粮派米三大斗，十一年（1861年）又照此。咸丰十年，除三十石以下，每石田派钱三十文。十一年，除三十石以下，每石田派米三碗。同年，署府袁鸿基委钟汉督捐，龙世梁、龙梓各捐钱五十千，九南杨正显一百千，塞界龙秀山一百一十千，竹山坪龙成源一百二十千，肖世源一百千，各有随封二三十千不等，胡泽浩贿钱三十千免捐。同治元年（1862年），天柱乱，除二十石以下每石田派粮米三碗，下款共派大斗米五百石，船送挂治交代，另船钱四十千。

历来“苗乱”，除部分地方股匪串而成伙，拦路抢劫，打家劫舍，危害人民，扰乱社会外，多与官府重赋，土司勒索，汉奸盘剥，激愤苗民，官逼民反所致。

六、山川皆秀丽 景色均宜人



江畔洗衣曲

山静而川动。静以镇之，动以疏之，扶舆磅礴之气自在也。亮寨虽小，然山四塞而一水孤流，登而高之，尽堪临眺。其他如村寨、幽岩、峭壁、深壑、灵泉，亦见造物之奇焉。更

有祠堂、寺庙、亭阁、桥梁装点其间，综而观之，天人合一，蔚然一方。天地不言，人自言之。

亮川　源出黎平茅贡，两山田峡，百泉涌流，渐汇众溪，蜿蜒于黎平八舟，锦屏新化，抵亮寨大坝，环抱司宅，继而百折千绕，穿峡逾谷，经敦寨，下稳江，掠大同、出平金，汇入清水江，直达湖南之沅江、洞庭。亮川和亮寨，均为武侯南征之地，因三国时的军师诸葛亮而得名。仁山的《亮水篇》曰：

今日文明地，当年征战场。
相传诸葛大兵起，为平蛮峒曾经此。
迤逦一路驻天兵，亮水得名从此始。
尔时芜秽本丘墟，未几民人渐集居。
蛮烟瘴雨常迷眼，野兔山猱每近庐。
地灵到底归人杰，披荆斩棘思前哲。
远祖在宗有功勋，立庙东山事轰烈。
吾宗宅此绍遗徽，簪缨世继绵瓜瓞。
风光烂漫异前时，试陟层巅看四维。
一水萦如带，千峰列若眉。
人烟绣错云霞绕，灵气流行知多少？

古往今来，亮江（亮川）一带的人文地理，从以上五言、七言相杂的诗句中，可以见其概貌。

亮寨古井　亮寨古井以十数计，但以原司左二侯祠前的一口最古老、最著名。据龙氏《迪光录》载，用巨石凿成的井口“圆如瓶，径二尺许，高二尺，下方而平，宽五尺许。口旁绳索之痕深二寸，凡四十条。刻字俱磨灭，惟存‘丁酉四十年六月初二’九字，不知刻于何时也。嘉庆二十年（1815年）龙观远倡首重修，纯用扇子形大石砌成，花费百余金。



亮寨古井

井泥上一层黑，二层黄，三层白，四层沙石。井水从二侯祠内沙石中涌出，凡四十眼。井后立龙王石碑，以祀井神。”龙仁山《古井赋》曰：“原夫图天生一水（亮江），或灏瀚以连空，或深邃而无底，有如斯井亦具真精，供我阖司爱其甘旨，先人叹为灵泉也。”为防地表污水渗入，现井之四周已浇铸水泥，井后的二侯祠和龙王石碑早已不复存在。

龙池　俗名清水塘，在司治龙池寨，相传有蛟起焉。

三潮井　亮寨北里许，有吉寨冲，两山夹涧，一水中流，有泉一泓，涓涓不息，时涸时盈，名曰三潮井。其井按寅、午、戌三时一消一长。消时其水缩退入岩隙中；长时其水涌出，填凼塞沟，循环往复，昼夜如此。龙绍讷作《三潮井记》，海阔天空，旁征博引，把井比之于忠君事亲之人，从而把三潮井之“潮”字改为“朝”字，名之为“孝泉”。在大发了一番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人生感慨后，叹然作诗一首云：

一潮一潮又一潮，来时水长去时消。

长时水自来汩汩，消时水自去迢迢。

俨如孝子事其亲，朝旦朝午复朝宵。

晨省昏定礼有加，朝肴夕馐道更昭。

万元桥 在司北，梭墩九座，长四十丈，桥亭四十九间，早毁。现有公路三孔石拱桥建于此。

天王桥 两头有马蹄迹，相传有仙过此。每年六月六日，居人锣鼓祀之则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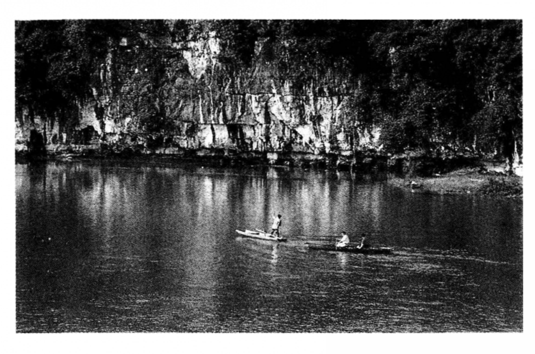
平江桥 木十三架每架长二丈余，已毁。

双龙桥 在敦寨，虹桥一拱，面阔八步，长三十步，上有亭，已毁。举人杨学沛有记碑。

赖寨渡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二十四日，过渡人多，船破沉水，死者四人。

那伽山 在司之东五里许，高僧达真建寺山半。龙绍讷有《游那伽山记》曰：

吾乡名胜，首数那伽，次则狮子山耳。狮子山去吾乡较远，又结局浅而易尽，狭而不广，平而无奇。惟那伽幽绝、旷绝、峻绝，游者醉心焉！其地有陡坂深谷，茂林密箐。虽不近水，不若狮子山之回阔激湍澎湃万状，然清泉虢虢从石罅中流出，颇有逸致。物以少为贵，洵不诬也。道光庚子岁，家居闷极，独游其地，循曲磴纡回而上，时方首夏。闻山鸟曼声，长歌如鼓簧焉，间止间作。见飞鼠树间往来如织，戏拾石击之，鼠惊纵横，飞窜甚疾，予大笑。新笋兀兀出林，大数围，长数尺。数小儿戏其下，见予谑曰：汝食笋乎，竞起攀之，笋不蹶，予又大笑。旋缓步寺中，老衲兀坐，见人不迎送。转出寺后，竹笕接涧水入缸，澄澈不滓。寺后山高不可量，梯缘而上至其顶，大风四面来，吹人欲倒几，疑随风而去矣。予大骇，急趋返则夕阳在山矣。因忆幼时常随诸父兄



亮江小赤壁

辈游此者数矣，第尔时忽忽过，既而友教四方，驰驱皇路，目不暇给，凡三十余年。斯地之佳，不复省记。今始得之，于是叹：重游佳景者，如读旧书，非寻绎其义胡取乎，啧啧不已哉。

狮子山 司之名山，去司较远，不及那伽，亦有寺于山上。龙绍讷有《游狮子山记》：

游那伽山颇得佳趣，兴未已，后数日，复为狮子山之游。山结局小，然幽静闲雅，寺僧善位置，时有意外别致。又寺旁怪石嶙峋，偃仰千态万状。倚石危坐，俗虑潜消，真不知此身是仙是凡也。寺僧通世情，与予有一面之好。见予至，迎入。娓娓款款作宾主态，俄烹茗，俄设斋，较那伽山之老衲，实有予意想所不及者，始叹天下人其不同如此。即而导予游寺后，履巨石闲眺，遥见长江（即亮江）拍浪，一舟从北来，篙细如虾须，桨轻如蝉翼，渺乎小矣。僧通文墨，与

予言靡靡可听，亦颇不俗，唐人诗曰："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未识今日之游者有此意否？

人山 在司之东，高踞一方，仰倚如人，或以为将军大座，或以为真武降魔。左一山如蛇直下，右一小阜，墩伏如龟，形亦颇肖。每云雾起，天为之雨。

铙钵山 在司之西，形如铙钵，故名。顶上聚石耸立。

凤山 在司之南，形如飞凤，司之朝山也。

灶孔山 石壁高丈许，长丈余，中穿一孔，径五尺许，形如灶门，故名。

程寨岩 中有梁诚州刺史威远侯杨再思祠，洞外石壁中产醋龟。《贵州通志》云"形如覆釜"。

香炉山 在司北五六里，下宽上锐，结一圆顶，顶平广约数十丈，形如香炉，有深洞与八楞坡相对。

仙人岩 在司南五里许，乳石玲珑，有类雕琢。

颓寨大山 在颓寨左，高岭十余峰，竹木交荫，为颓寨柴山，龙井在其山前一层。

石流山 九南东去二十里，黎靖交界，飞泉迸出，又东有九牛山，俱见《贵州通志》。今观此山，两旁高，山对立，中流一溪，水石相激，飞流迅疾，经二十余里入湖耳司境而去。

罗丹岩石碑 宋景定二年（1261年）张开国带兵征苗勒文于此，并有张汉英诗于岩内纪其事。楷书大字如杯，今存。

铜关铁寨山 铜关铁寨，为潭溪司属寨名，其山与亮寨司属平江近。明洪武初年龙政忠曾在此从大兵剿苗。

白岩塘 上有石壁，岩高数仞，下临深渊，历称绝险。亮寨龙政忠、龙永福先后在此从官军征苗，石壁上刻有永

福征苗事。

万元阁　在亮川右，浮屠五级，高七尺余，与文昌阁对峙，咸丰丙辰毁。绍讷（木斋）有《万元阁序》曰：

万元高阁临江渚，常有天矫鱼龙舞。

鱼化龙飞直上天，唾玉喷珠散成雨。

长江高阁两悠悠，暑往寒来春复秋。

江上高阁年年在，阁外长江弥弥流。

注：此处长江即亮江（亮川）。

文昌阁　文昌阁，在江左，族人弦诵之所，嘉会公捐阁后田一区，约谷十石，以助香火。咸丰丙辰毁。映川公有《文昌阁序》曰："阁临江渚，巍然为司治后峙，天文翼轸之余，庶几得胜概焉。阁外古渡往来络绎，舟楫之利为乡人所便。虽弹丸僻壤，而为商贾货财资用取给，亦小廛也。尝与族人登而望，其前则远山近岫出没隐现，皆有奔赴欲前之象，其后重冈连阜，又若洪水滔天，迭浪层波而未有极也。中流一水，左右平畴，豁然开朗，其视通都大邑，未知如何，在我黔亦少见者，谁谓此地不可居哉，宜乎阁建于此。而含英咀华者，代不乏人也。"中有一联：

天近一峰参碧落；楼高四面看青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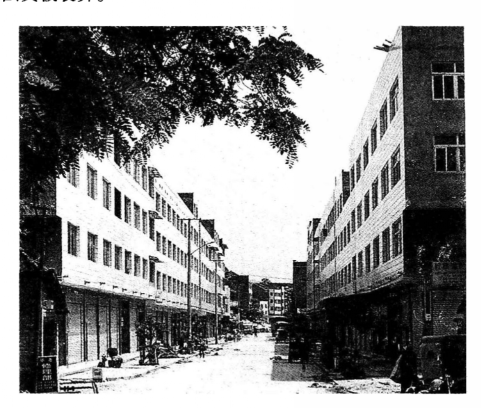
那伽寺　在那伽山半，巨木千章，竹林掩映，高僧达真所建。中有莲花宝台一座，制极精工，为远近之冠，云自汉口得来。毁于战乱。

杨公庙　在司北江岸右，船上人祀之，香火不绝。毁于战乱。

狮山寺　在司北十里许，与杨公庙对峙，高僧修德所建，为司捍门锁钥。毁于战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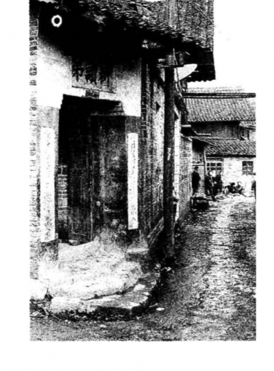
龙氏宗祠　乾隆癸卯（1783年）龙约斋倡首修建，甲辰

（1784年）破土立柱，乙巳（1785年）完工落成。内外寝厅各五间，左右厢房各三间，厅前“伟绩丹心”坊一座，即为前门。门前月池一口，池外甬墙一堵，左右辕门，墙四周三十六丈，合周天之数。祠外槐柏二株，祠内桂树二株，一本十余干，左雄（不开花）右雌，枝叶浓密，圆如帽顶，远近罕见。正寝雕镂金漆神龛二座。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龙周行、龙木斋等倡修，作工徐寿宝。祠左客厅三间，咸丰五年（1855年）木斋等修建。民国十二年（1923年）龙青云等见正寝前屋墙不固，均以更新故重修外厅五间、左右厢房各三间，墙仍照旧封好，正寝三龛另修，金漆新样，并天幕周围黄板装齐。



敦寨新街，昔为亮寨蛮夷长官司属地

东大庙 即二侯祠。祀诸葛武侯及威远侯杨再思祖孙二人，旁塑始祖像。早已毁。



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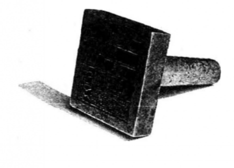
二樟堂 即双樟书院，族人士弦诵之所，乾隆间仁山先生授业于此。

平江庵 在亮江浒，相传庵为活地，大水不淹。毁于战乱。

南岳庙 在九南寨，民间传神极灵验，四方祈祷者络绎不绝。

亮寨蛮夷长官司铜印 印正面为正方形，边长7.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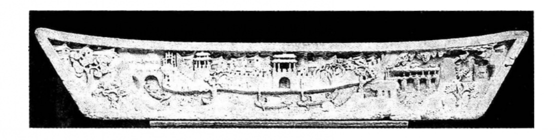




清乾隆三十四年颁亮寨蛮夷长官司铜印

印厚1.7cm。正面右幅为阳刻篆字“亮寨蛮彝长官司印”，左幅为相应的阳刻满文。印左右侧分别阴刻楷书年号和印鉴编号：“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六月”和“乾字一万四千一百三十九号”。印背中部铸一印把，右印背阳刻楷书两行，即印名“亮寨蛮彝长官司印”和颁印单位“礼部造”。左印背阴刻相应的满文。查阅《迪光录》，此印为时任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的龙世勋所执掌，并从此遗留至今。

亮寨写真木雕　又名“亮寨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千古名画，清代亮寨写真堪称木刻佳品，但出自谁手不得而知。船形雕板为硬质细木，倒梯形，宽约2.5m，高约0.5m。画面以古时雄踞于亮江左岸的亮寨风光为主题，城垣逶迤，亭台错落，楼阁崔巍，屋宇相连，通衢环绕。还有江流轻舟、依依垂柳、苍翠古柏、石壁洞桥、江畔曲廊点缀其间，整体布局精当，构图凝炼，线条质朴，层次分明，刀法纯熟，每景每物无不传递着昔日的生机与繁荣。



清代写真木雕

亮川八景诗（七律十六首）

东岫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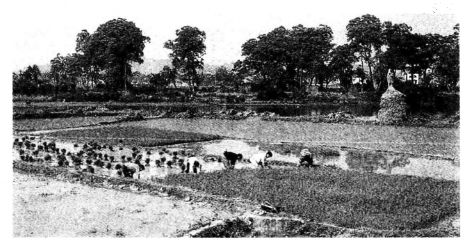
绍讷注曰："司左一山，兀立如人，高镇一方，每天将雨，必有云出，居人以卜阴阳。"

崚嶒端欲拟崆峒，俯瞰群峰独占东。
绝顶忽看云涌出，平原遂见雨空朦。
有时五色迎朝日，随候群飞散晚风。
只许青天临在上，巍然自叹一方雄。

——仁山

无数烟云触石生，蓬莱五色望中呈。
青龙佳气常葱郁，仓狗殊形几变更，
雨过佛头披絮帽，日临仙掌照铜钲。
此间便是神山否，缥缈楼台画不成

——绍讷



插秧时节人倍忙

西山挂月

绍讷注曰："司西一山，形如盘螺，踞司之右。"

乘兑苍然一色山，冷冷爽气满林间。
如钩方向松梢挂，似镜旋从户外环。
云起清光明野水，夜深夕照入柴关。
月中桂树依稀在，除却吴刚未许攀。

——仁山

几番拄頬盼青螺，分得西山爽气多。
新样半衔珠蚌蛤，前身犹系石藤萝。
金乌有足留难住，玉兔回头顾若何？
好是一轮天上月，谁人挂在碧枝柯？

——绍讷

果场场员为果树灭虫

南迎华盖

绍讷注曰："司宅坐北朝南。南去二十里，一山兀立，高出众山之表，顶锐而圆，人呼为伞山。"

万峰高接柳星躔，积翠浮岚别有天。
尤喜巴龙钟火德，可从亮水陟云巅。
山多树木冥鸿在，岩远风尘怪石全。
我欲携朋徐领略，烟霞深处为流连。
——仁山《南连巴岭》

亭亭独立半空浮，四面都归望里收。
占一方尊齐仰首，览群峰小尽仰头。
天张风雨千人伞，地诵云烟九点州。
更有玉华供远瞩，芙蓉一朵擢高秋。
——绍讷

北厂镜奁

绍讷注曰："司北十五里，山圆如镜，侧立江口，人呼月形。"

逶迤层叠尽高岗，波浪遗痕望北方。
闪电有光随作雨，紫微所照不遗疆。
川因山转通三楚，树为云遮失万行。
清淑扶舆真有在，阿谁领受冠吾乡。
——仁山《北倚铜冈》

惭愧菱花镜里形，照人古今一团青。
云鬟春晓开妆阁，霜鬓秋高帐画屏。
月见丙辛生缺陷，天当西北欠圆灵。
问渠那得长如此，莫辨沧桑世几经。
——绍讷

凤岭前朝

绍讷注曰："对岸江浒，山形如凤，张翼欲飞，尾拖百余丈，为司朝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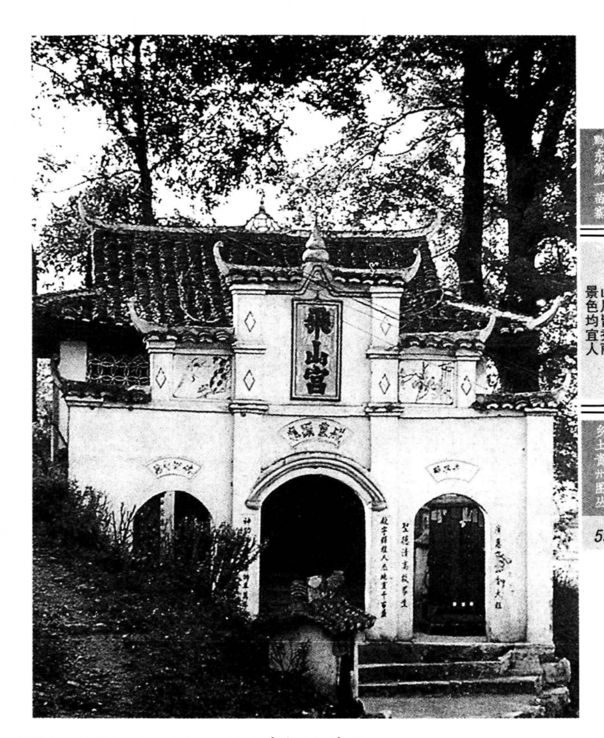
云非五彩象如生，隔岸葱葱势若迎。
丹穴可寻形自定，碧梧未见翼何征。
近临一水真堪浴，遥对千峰岂欲鸣。
悠久到今思凤德，先人灵魄奠佳城。
——仁山《凤岭前迎》

凤凰端与故常殊，此岭人称与凤符。
鸟自得名非我赐，山原无号任君呼。
地当火位乌流赤，德配炎方雀带朱。
惟有象形真是凤，不同泽雉誉空沽。
——绍讷

狮山后锁

绍讷注曰："司北五里许，巨石大山对立江浒，如狮昂首，形象逼真，为司锁钥。"

自是吾乡第一峰，顶平如砥气攸钟



者屯飞山宫

香炉岂用檀来焫，大冶何须金是容。
八面有坡应对峙，五龙隔界不相逢。
登临却笑群山小，仰看云霞可荡胸。
——仁山《炉峰后峙》

鹅王敛翮雁王舒，独有狮王迥不如。
障水北流端籍汝，听河东吼漫嗤渠。
开堂释子留陈迹，题字将军剩法书。
指数前闻闲眺望，江头波浪喷灵胥。
——绍讷

江水左环

绍讷注曰："亮江水由西环抱司宅，绕北而去。此地旧



数百年古桂，每到金秋，一半开金花，一半开银花，馨香溢亮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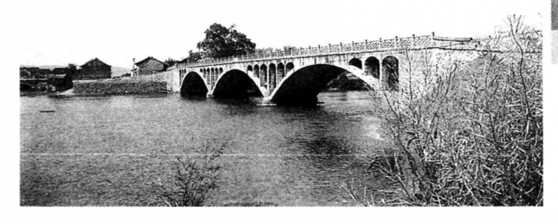
为武侯声教所迄，亮江、亮寨皆以武侯得名。”

流自西南复左环，源头天舞两山间。
渐涵众壑成深泽，遂有洪波达远关。
云南日光常动荡，今来古往自潺湲。
吾曹欲会宣尼意，逝者如斯去自还。

——仁山

领略终朝放短篷，一江风月入怀空。
恼人秋树无情碧，媚我春花着力红。
鸥影浮沉波上下，渔歌酬唱岸西东。
冬来寂寞繁华了，戴雪何人作钓翁。

——绍讷



亮寨公路桥



荒山变成花果山

牛岗右峙

绍讷注曰："司西北角，一山形如卧牛，峙司之右。"

江水潜通远作泉，石开流山日涓涓。
引来田亩禾皆润，沁入心脾暑自蠲。
岂有神龙藏洞里，可分余泽到门前。
地灵终古无休竭，井窍谁窥尽惘然。
——仁山《泉源右诵》

人海茫茫劫换尘，层涛迭浪皱鱼鳞。
迷离烟雨都成幻，际会风云倍有神。
谁向桃林寻旧迹？更无梓树证前因。
野花原草年年在，一度春来一度新。

七、打旅游名牌　富一方人民

今天，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不断深化对州情的认识，决心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以建设国内知名的旅游胜地为目标，以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为重点，全面实施旅游带动战略，把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作为富民兴州的主导产业，作为各级、各部门的中心工作，尽快实现从旅游资源大州向旅游产业大州的历史跨越。根据这一总体要求，具体实施精品战略，分层次开发旅游精品。依据全州现有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的品位，按照国际市场、全国市场、区域市场三个层次，找准市场定位，遵循“多出精品，少留遗憾，不留败笔”的原则，紧紧围绕完善北线、建设南线、规划中线的部署，用1~2年的时间，完善凯里—镇远旅游区（北线）的配套设施建设，使该区尽快成熟起来，真正成为国内旅游精品线；并通过北线的成熟，带动黎、从、榕旅游区（南线）的建设，南线围绕2004年黎平机场





亮寨苗族芦笙舞

通航，加快规划建设，到2006年使该区成为国际旅游精品区。同时搞好仰阿莎湖库区（中线）的规划认证工作。通过北、南、中三个旅游精品区的建设，形成全方位，多路线、多品种、具特色，适应各种层次需求和能够互联互通互补的旅游大州、强州格局。

在这一大的趋势下，锦屏县的旅游开发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在空间位置上，整个县境都处于全州南、中两条精品旅游线（区）的结合部，区位极其重要，更应是旅游开发的热土。从来，锦屏就是全州、全省乃至全国的林业重点县，森林覆盖率很高，生态环境极佳，再加上地处锦屏境内的国家重点工程三板溪水电站的开工建设，又为全面开发清水江旅游（仰阿莎湖库区，即全州中线旅游精品线）创造了前提条件。“高峡出平湖”，电站185米高的大坝就耸立在锦屏县城沿清水江而上25公里处的河谷之间，120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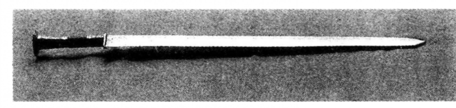


苗族定情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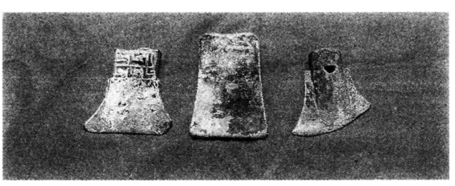
里长的库区、80平方公里宽的湖面就从锦屏的三板溪开始，全州清水江中线旅游精品区的东向起点，也就非锦屏莫属了。锦屏又处在全州黎、从、榕南线旅游精品区的东向入口部位上，省道锦榕公路由锦屏先南后西穿黎、从而抵榕。锦屏这片1591平方公里的绿色国土，是造物主恩赐给全县20多万各族人民的风水宝地，在21世纪，必将迎来旅游开发和旅游经济的黄金时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锦屏县敦寨镇和亮寨司一、二村的乡亲们，凭着这些年来日益增强的发展理念、市场意识和时势敏感，早已按捺不住了，沸腾起来了。他们上下结合，反复酝酿，一致决定打出自己手中这张在国内外鲜为人知的旅游王牌——“黔东第一苗寨”！

被冠上这一美称的亮寨司一、二村是锦屏县敦寨镇连片而古老的千户苗寨。她像一条起舞腾飞的巨大青龙雄踞



汉代青龙剑



自左至右依次为汉代钺、锄、斧



古井挑水

在亮江的左岸上。她人烟繁密，老房青瓦，鳞次栉比，迤逦四五华里。由寨头踏上从亮寨到龙池的乡村公路，跨过在古代万元桥旧址新修的公路石拱桥，便到了通往黎、从、榕的省级公路。由此向南而西三四十华里，可乘车分别直达本县我国与挪威王国共同开发的国际合作项目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以及黎平境内的飞龙洞、天生桥等著名景点和黎平县城。亮寨司的特殊位置，名为黎、从、榕精品旅游线的东大门，实已融入该精品线的整体之中而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东向游客前去该区的必经之地和首游之所。

亮寨司作为“黔东第一苗寨”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人为硬加上的，而是千年民族文化的沉淀和客观现实的发展所决定的。

第一，保存完好的千年苗寨，街巷纵横，门庭古朴，屋

宇典雅，连片壮观，独具人文价值，为现代社会所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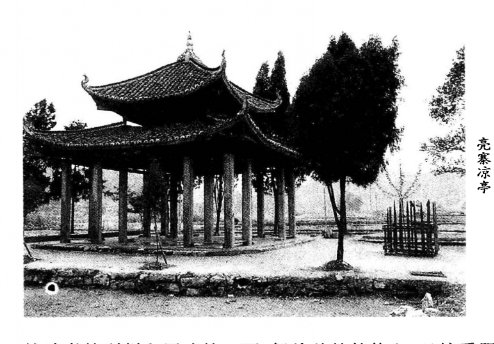
第二，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亮寨蛮夷长官司铜印、清代亮寨写真（又名“亮寨清明上河图”）、亮寨龙氏家谱《迪光录》等一系列古文物，是亮寨世居苗族人民的传世珍品，堪称当今贵州少数民族的稀世瑰宝，对贵州地方史研究和少数民族发展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从新建如旧的寨中文昌阁、现存的清代龙氏家祠等古迹和大量古民居中，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古建筑汉化的某些轨迹。罗丹溶洞（又名诸葛洞）、者屯溶洞所遗留的742年前的《戒谕文》和被官军围剿封闭致死的成堆的人体尸骨，既是当时当地苗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遗物，更是封建统治者血腥镇压苗民的铁证。

第四，在明洪武四年至清道光七年的456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就是在亮寨巨族龙姓世袭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之职期间，亮寨司苗、侗、汉族人民的社会实践，有反对封建



苗家从小爱唱歌


亮寨凉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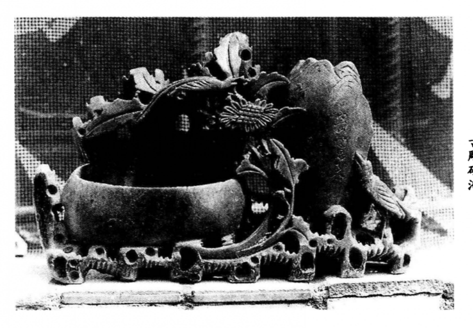
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的一面，但从总的趋势上，又接受服从其各朝各代的管理和统治；既维护自己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又保持各民族之间的融洽与和睦。这种共生、共存、共辱、共荣、共进的民族精神是至高无尚的，任何历史时期都需要的民族之魂。

第五，这里地处贵州高原向武陵山脉倾斜的过渡地带，山川秀丽，平畴万顷，是贵州有名的鱼米之乡之一，是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的良田美土。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各族劳动者以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造林绿化，科学种田，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共建美好家园，面貌日新月异。从亮寨至龙池的连片万亩果场，郁郁葱葱，花果四季飘香。在亮寨大桥头和营盘弯的万亩大坝，笔直的机耕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大田作物、小圹鱼池、高架葡萄等立体农业，回报给农民以“长藤结大瓜”的经济效益。每当油菜花开和水稻成熟的季节，又给世人变幻出一个更加迷人的金色



金龙狂舞亮寨司





古雕砚池

世界。此情此景在提醒人们：你还去哪里寻觅这最动人的田园牧歌呢？

第六，这里的苗、侗、汉各族人民，善良纯朴，热情好客，随时都会以经过千百年共同培育创造而极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和民族歌舞来欢迎嘉宾，招待贵客。

第七，这里是亮江的中游，江面宽阔而平缓，江水清澈而宁静。白昼，尾尾轻舟穿梭而行；夜晚，点点渔火闪烁而动。在这如诗如画的梦境中，自纵一叶皮舟，顺水漂流，岂只是无惊无险，这简直是出神入化了！

旅游名牌也要与时俱进，而与时俱进就要不断地完善和增值。"黔东第一苗寨"历经千年，真可谓来之不易。这是亮寨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笔巨大财富，世世代代要倍加珍爱她。珍爱的最好办法，除了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使她不受任何侵犯和损害之外，还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不断地完善她、提高她，使她永远放射出诱人的灵

光。

第一，为了使现有的和以后新挖掘搜集的亮寨文物不致丢失毁损，建议请求省州县有关部门支持，在寨中适当地方新修一座小巧别致的博物馆或陈列室，把所有重要文物妥善陈放好，以让中外游客观赏共享。

第二，完善交通等旅游基础设施，首先请省州有关部门大力帮助，提高锦榕公路大同至黎平东风林场场部段的等级，在现阶段至少达到拓宽、镶边和油化。其次是提高亮寨到龙池、者屯等乡村公路的等级，以减轻游客来往巅簸的程度。

第三，发动亮寨本身和敦寨镇的社会力量以及外来投资者，沿亮江的亮寨河岸，按统一规划，兴建各种旅游服务设施，开办漂流、休闲、娱乐、餐饮等旅游项目。实行谁投资，谁兴办，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按照市场规则，大力促



布谷鸟叫了

进亮寨旅游业的发展。

第四，优化内外环境，其中主要是治安环境、文化环境、卫生环境。前两项主要由有关部门负责，群众也要自觉维护。除了遵守有关法规，还有必要在乡间制定和遵守行之有效的乡规民约。卫生环境的改善则主要靠广大村民负责和尽义务。这要移风易俗，来一场持续的革命，非把村头村尾、大街小巷、房前房后、屋里屋外那些杂乱无章，垃圾满眼，粪便随地，臭气熏天的东西通通革掉不可，以养成一种文明卫生的新风，使千年苗寨街巷整洁，窗明几净，焕发青春，迎接八方游客。

第五，除有必要新建个别具有一定规模一定档次的食宿宾馆，满足小部分国内外嘉宾外，大部分游客需要食宿，均吃住在亮寨农家，以共进农家餐，安睡农家床，分享农家乐，从而增进农家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要大力鼓励村民自我投资，改善食宿条件，让在村里食宿的游客安全、卫生、舒适、满意，使其真正有“宾至如归”之感，萌生“还想再来”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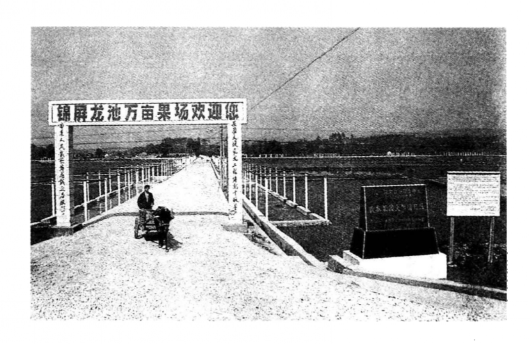
天下乡村谁最美？　黔东苗寨数头名。
亮江碧波连东海，　平川翠色接武陵。
挥就一地文明史，　迎来八方旅游人。
轻歌曼舞农家乐，　花团锦簇遍地春。



金秋梨熟了



喜摘油桃



亮寨龙池万亩果场

七、罗丹洞内《戒谕碑》

我大观初元，筑隆州于湖耳西道，十余年而废之。自是不沾王化者几二百年矣。景定辛酉夏，靖守徐将军巡边，蛮酋诱而害之。五月，当职被命守靖，於是为招讨计。秋八月，荆湖吕相公调集兵马毕会，遂进师攻讨。千万兵马，大弓长戟，威震岩谷。是役也，当职凛阃牌之，指授一意，以生灵为念，不事杀戮，故临阵招降数四。奈狼子野心，祖陆梁固态顽然弗率，不得已而加兵，至于青烟断野，白骨枕途，岂是当职之本心哉。其至今既降之后，各训尔子孙，弃尔弓弩，勤尔手足，毁尔牌甲，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率丁男丁女之少壮，从事田亩，男耕女桑，各归圣化，永为王民。毋攘刀挟弩以仇杀，毋偷牛窃马以生事，毋坐草捉人以邀富，毋抵欠粮钱以欺官，自干斯咎，剿戮无怨。故兹戒谕，各仰通知。

大宋景定二年辛酉戊戌月郡太守节制古随张开国书刻石

张汉英诗

景泰辛未戊戌月

罗细龙池榜密蛮，恃其岩洞逞凶顽。
狼烟才举蛮烟尽，噍类无遗骨满山。
招降讨叛得其宜，蛮蜒闻风畏我师。
丁米官资安谕了，从今用夏变诸夷。

赫赫王师下九天，风除霆扫净蛮烟。
这回招讨成功了，谈笑封侯则易然。

注：明万历二十五年《靖州志》载："张汉英，右武大夫，开国伯，景定二年到任。"可知张汉英、张开国实为一人。

诸葛古迹考

木　斋

古州、亮寨、平茶屯皆有诸葛营故址，亮寨则直署其名。明初，江阴侯吴良平黔南，始建武侯祠。黎守张恺《志夷杂咏》云："古垒荒基在，相传诸葛屯。只今苗寨里，犹说汉将军。"又曰："遗穗常留困，朝粮不宿舂。相传武侯戒，杵下旋为饔。"盖夷俗食米不宿，草履无跟，传为武侯遗戒云。

考三国时五溪诸蛮并属武陵，遥制于益州。孔明刺益，遣马良赍金锦赐诸蛮，授以官爵。及秭归之败，良遂死于五溪。盖孔明平蛮，分兵两路。一逾越嶲出哀牢，渡泸入滇擒孟获；一循五溪抵牂牁。而古州、亮寨、平茶屯并处五溪之上游，宜其为行部所经者。其有营垒何疑？

严圣箴《黎五合志》云："越嶲，在四川边上。现有泸水及孟获城，不得牵扯五溪。"今按滇、蜀相通，咽喉在大方、乌蒙，自应从赤水而渡。今七星关现有祭星台，在毕节县城西八十里，云是武侯祭七星处。又有关索镇、武侯碑，皆在

毕节县境。以此证之，孔明未尝至黎，焉有营垒！此由混将越嶲、五溪看作一路故耳。岂知兵行诡道，不必定走直路。六出祁山，不用直捣长安之策，南征何独不然？或间道出师，或纡道出师，或数道出师，以联掎之势。当时南人拒命，角固跳梁，不止孟获一人，亦不止越嶲一路。则由五溪溯流而上，亦未可知。况遣马良通五溪，已有明征。当时，良奉侯命，良所至之区即侯所至之地。威灵所及，因事生波。营垒之有无，固不可以理断也！

古州城，旧名诸葛营。相传武侯南征屯兵于此，有方台在今州署中。苗民不敢登。登，即头晕。城内有山，名“卧龙岗”，上有武侯祠，内有抱膝亭。古州苗女所织绒锦，亦以武侯名之，曰“诸葛洞锦”。又《贵州通志》：“诸葛寨，在黎平府北一百里，今名亮寨。又新化司境内有孔明观星台。”《纲鉴》：“亮至南中，由越嶲入，遂平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今四川宁远府有越嶲厅。泸水，一名苦水，在蜀，出旄牛，徼外有瘴气。今嶲州有泸津关，三、四月经之多死。《南夷志》：泸河在弄栋北，今谓之南泸，两岸葭苇大如臂。哀牢山，今云南姚州，汉有哀牢夷。大方，今大定府。乌蒙，今毕节县。又毕节县有赤水河。

铜 关 铁 寨 考

木 斋

万历二十九年，永从诸生吴国佐谋反，自称天皇上将，有石纂太者亦自称太保，朋比为乱。指挥使李楷讨之，进逼特洞，攻其险要曰甘坤。甘坤者即所谓铜关铁寨是也。据通志云，在府城西南潭溪司西，其山高峻，三面皆险，惟南可登，顶平广可容千人。吾始祖亮寨正长官司讳政忠者，明洪武初年从征破贼，皆于此处立功也。按明史洪武五年，江阴侯吴良攻铜鼓五开等处，铜关铁寨诸蛮皆震慑内附即其地也。

苗民久入版图请开上进之途疏

康熙四十三年贵州巡抚

于准（山西永宁人，荫生）

苗民久入版图，苗族宜沾圣化，请开上进之途，以宏文教，以变苗俗事。窃为贵州地方古号罗施，遍地皆苗，种类颇繁，要皆好斗嗜杀，越先王礼义之教，尚强凌众暴之风。粤稽往古，沿置不一，分隶各省，不过羁縻而已。迨至明季，始置布、按二司，定为贵州省，然亦郡县少而卫所多，武弁不能宣化，惟在示威，以故迄数百年，习俗犹未变化。自我圣朝平水西改卫所，设立郡县，建置学校，圣教覃敷，遐荒天末，莫不仰沾德化，惟独苗民未沐钧陶。伏念六合苍生，尽属赤子，何分苗汉？岂有已入版图之苗民而忍令弃之化外耶？官斯土者，视苗如草芥，居斯土者，摈苗为异类，既不鼓舞，又无教习，即间有一二苗民，志切上进，又以土人无用流官之例不准考试科举，遂使若辈沉沦黑海，罔见天日。然教化无不可施之地，风俗无不可移之乡。贵州苗民输粮贡赋，与汉民连井而居，彼此交易，原非不通声教之野苗可

比。臣愚以为应将土司族属人等，并选苗民之俊秀者，使之入学肄业，一体科举，一体廪贡，以观上国威仪，俾其渐摩礼教，薰陶性情，变化其丑类，彰我朝一统车书之盛。则此进取之法，必须酌定规制，令各府州县置立广厂公所，以为义学。将土司承袭之弟，送学肄业，习晓礼义，以俟袭者替其族属人等，并苗民之俊秀子弟愿入学者，令入义学肄业。其教习塾师不必另设，即令各府县复设训导，躬亲教谕，俟有文理明通者，照依湖广学臣潘宗洛所题，不论土司族属苗民，即由该训导造册呈送学臣考试，汉民生童不许阻抑。卷面不许分别苗汉，进取之额亦不必加增，惟衡文为弃取，一体科举，一体廪贡。将见汉民因有苗民之进取，益加奋励。苗民以有一体科举之优渥，莫不鼓舞。行之既久，苗民渐可变而汉，苗俗渐可化而为淳，边垂遐荒之地，尽变为中原文物之邦矣！倘果人文蔚起，乡试、岁试再请增额，以罗真才。至于教职一官，原以专司训迪，今复设训导，既膺义学之任，如能教导有方，使苗民文理优通，克副宾兴之选者，臣等查明实迹，卓荐奖励。倘有怠惰废驰漫无起发者，即行斥革，以示劝惩。

至查土人无用流官之例，不知起自何年，臣尝考贵州通志，汉、唐、元、明以土人用为流官者颇不乏人，而且循良著迹，忠贞足纪，炳炳志乘，媲美中州。由此观之，何地无才？何才不可用？而斤斤以方域限之，甚非天地生才之意也。况以土人而用为流官，身入中原礼义之乡，目击中原文物之盛，观感兴起，倡予和汝，行见顽廉、懦立、鄙宽、薄敦，又岂仅变苗而民也哉！臣谓土人不用流官之例似宜更正，以昭立贤无方之大公，以宏覆载无私之深仁者也。再查贵州土官，世系悉皆楚、豫、秦、晋之人，时因有功，分封袭职，

世守其地，并非本地之土苗也。其子孙族属，原系汉人，自应仍照汉之例，一体考试举贡，俾图上进。俾查！

此疏上呈朝廷后，于康熙四十四年议准，准辞曰：

贵州苗民照湖广例，即以民籍应试，进额不必加增，卷面不必分别，土官土目之弟及三十六年进取土司文武生七十一名，仍准一体考试。又准议，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该府州县复设训导，躬亲教谕。

康熙四十五年又议准，黔省府州县卫俱设义学，准土属生童肄业。并颁发御书，匾额奉县各义学。

雍正二年严饬土官谕

上　谕

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汉奸为之指使，或缘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积恶生奸依势横行。此辈初知文义，为之主文办事，教之为非，无所不至，诚可痛恨。嗣后督抚提镇，严饬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视为鱼肉，毋得滥行科派。如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署重典，切勿姑容宽纵，以副朕惠元元遐迩一体之至意。钦此。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谕

上　谕

湖南地方西与贵州接壤，民苗杂处，奸宄易生。文武大吏务于边境犬牙交错之处互相稽察，彼此协应，方能禁戢苗夷绥靖地方。即如贵州之黎平府衙门设于湖南所属之五开卫城内。闻五开卫守备李孝，恣为不法，曲庇汉奸，任其入苗地生事害民，莫可究诘。夫以严疆重地乃容此不职之员，该督抚等何得置之罔闻？著总督杨宗仁，巡抚王朝恩明白回奏，将李孝革职，交与贵州巡抚毛文铨严审，定拟具奏。钦此。

龙 政 忠 传

始祖政忠公，世居会同岩壁。幼落拓好交，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诸父兄每规戒之，卒不改，蓄其生性然也。元末沸腾，边方有事，公弃家而伍，去民而兵，出入锋刃十有余年。当事赏其忠勤，稍宠异焉。然终以中原无主，草窃奸宄，纷纷四起，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日事征讨，究属无济。公慨然曰，天下事大势可知矣，人贵自立，安能郁郁久寄人篱下。乃率众入黔，与新化、欧阳诸司先人分域而治，公守亮寨，号集附近诸寨民晓以大义，诸寨翕然从之。由是外攘寇盗，内勤耕褥，境赖以安。会洪武改元，公率众内属。三年，奉有建置潭溪各长官司之旨，于是偕众长官入朝，天子嘉之谕归，镇抚所属。四年，苗寇白岩塘据险负固，公随营征讨，剿平之，进攻铜关铁寨等处，又剿平之。论功勒封承直郎，世袭亮寨长官司正长官之职，颁给铜印一颗，诰命二轴。夫世人之谨小慎为者，营营焉，日以谋生，为急犹恐不足。公乃忘情家

计，豪侠自喜，日与诸少年征逐不休，当其未遇，孰不以游手目之，而乌知其后日之斩馘立功，分符裂土，建竖乃如此也，观人得其概矣。公之孙志诚，因父友义洪武十八年吴面儿（吴勉）之乱，印诰劫去，有志图复。后林小厮（林宽）作耗，领兵征讨有功，铜符复给，殆闻公风而起者。公生元仁宗延祐五年戊午七月，殁洪武八年乙卯二月，年五十八岁。

木斋先生墓志铭

咸丰癸卯科举人
授四川县知县　吴师贤

先生姓龙氏，讳绍讷，字木斋，贵州黎平（亮寨为黎平府辖）人。考讳超，太学。妣舒氏。太学公生二子，长绍轲，次即先生也。

幼颖异，读书若成诵者然。耳目所经，宅心弗去。长为文，矫矫不群。出应童子试，冠一军。游泮，旋食饩，屡试优等。顾乡试，七战皆北。道光丙申，贾亮侪学使观黔风，言诸贺耦庚中丞，召入书院肄业。时，掌院为文定斋舒曜，湖北名宿也。见先生文，叹赏不置。得，未曾有一时，有"龙之为灵昭昭"之誉。丁酉，始举于乡。明年，礼闱报罢。再举，复不利。三举三黜，而先生年渐衰。知其不终达也，喟然曰："吾岂荣于科名哉？欲以报知我、成我者耳。今已矣！"

晚年，益肆力于学，著述侈侈隆富，有《亮川·前集》二卷、《续集》二卷、《试贴》二卷，《文集杂著》四卷，梓以行世。龙氏，故黎平巨族，忠臣、逸士、孝子、贤媛，代不乏人。

然多历年，所风轨德音，子孙或莫得而云也。先生乃掇拾旧闻，网罗散佚，按其世次、支分、派别、轶事、遗文，悉心编辑，阅数十寒暑，成《龙氏族谱》八卷。卓哉煌煌，斯继述之善者！

以同治十二年三月一日卒，春秋八十有一。

先生生而孤露，长于伯兄，友爱尤为肫挚。平生赴义若热，接人无智愚，必以正告之。尝曰："为善不在大小，在随时随事观理而已。"课生徒制艺，辄拟作以示之程。善学者，得先生一二语即成一艺不难。先生为文，视题之间刻意深入，思力沉厚。而出笔复奥衍，语语耐人寻绎。卒以此不投时好，仅孝廉以终也。惜哉！

配杨氏，生二子：长世衔，岁贡生，娶王氏、杨氏；次世衢，娶林氏。孙四人，曾孙三。即以殁年月后五日，葬于架寨卧牛形，壬出丙向兼子午三分。

铭曰：以文名，以文厄。困其身，学日益。既寿且康，绵绵世泽。吁嗟！先生文章之伯，而此焉是宅。

木斋自题小像

龙氏木斋，绍讷其名也，为黔之黎平人。生平淡泊寡营，不耽世务，人鲜识之。

然不知者人，自知者已，乃自赞曰：势利场，判得断；繁华事，打得散。名是缰，莫羁绊；礼是闲，莫毁缆。狂一半，傲一半。文章千古，功名一时，莫嗟叹。立定脚根不动摇，红尘不损铁罗汉！自参自考还自按，无他长，平平只当寻常看。然无论寻常不寻常，吾亦爱吾庐矣，自歌自舞还自赞！

永年驻防锦邑纪略

蓬　仙

龙青云，字永年，七房人也。幼读诗书，聪明颖异，早为众所期许。及其长也，志效班超，胸娴兵略，投笔从戎于民国乙卯，奉吴统带传声秘书，北伐屡战，奋勇直前，未遭危险，统带喜其勇敢过人，特别器重，授以探长之职而入贵州游击王司令筱删标下，驻防洪江数载，攻匪多立奇功。民国庚申，奉司令命往援桂，屡战先锋取胜，次第升官，并接永年由桂来函，知伊已升游击第一纵队大队长。延至壬戌分防铜仁，周营长西成知王司令驻防在此，统兵向外攻城，内用伏兵接应，各军官纷纷奔走，惟永年保险落后未全损失。后移防至镇远，专以安民保商为宗旨，该县人民感激殊深。民国癸亥正月内又奉檄驻防锦邑，清内奸，严防外匪，地方得以安堵，商场赖以保护，兼且营规森严，秋毫无犯，锦邑绅民交相赞曰龙青天。四月内又接升团长，事事愈加热心。永年以人地相宜，用价买赤溪坪地基，周围六十丈。当兴工平基，选择吉期，于是十月十九建竖正厅各五间，癸山丁向，规模宏厂，西式封成，富贵宏开，发达千载矣。

杉君子传序

木 斋

今使卒然而语人曰:“黎有君子焉!” 闻者必笑其妄矣。夫所谓君子者,其性直,其品端,其节坚,其材美者也。曰如是而谓之君子,黎之君子万万矣。夫所谓其性直、其品端、其节坚,其材美者,莫杉若也。触目皆是,而曰黎无君子焉,不可也。

盖尝合天下而计之,有土地,有水地,有山地。土生稼穑,水长蛟龙,山茂草木。稼穑甘美,养人口体,谓之善人,草可也。蛟龙变化,不可方物,谓之豪杰,虫可也。然稼穑能养人之身,而不能范人之心,盖善人质美而未学者也。蛟龙虽灵于物,而有时为害于物,盖豪杰有才而劣者也。是皆不得为君子。君子者,莫杉若也。

天下山地六:为秦、为蜀、为滇、为黔、为楚、为粤,秦之山壮,蜀之山奇,滇之山竦,黔之山静,楚之山秀,粤之山峻。黎平介楚、粤、滇、蜀之间,先属楚,今属黔,其山多木。

木之有益于民者不一，而惟茶与杉最良。

黎山万而田一，以山为田，茶实可作油，货之可供食；然茶苍老拳曲，四时不凋，盖松柏类也。吾尝以志士目之。至于杉，则不谓之君子不可也。请详其说。

《书》曰："曲直作酸"。木之不能有直无曲也。明矣。杉之为木，有直无曲，一茎独上，凡六七寻不等，有昂霄竦汉之势，无卑躬折节之形，盖严气正性之君子也。自本至末，有条不紊，破之如竹，辟之如缕，无或舛者，循脉络之自然，中匠石之绳墨，盖顺理成章之君子也。其枝则或四、五，或六、七，皆环生重叠而上，无参差焉，无凌猎焉，圆如盖也，尖如笔也；其叶则冬夏不荣落，两两相排，附枝而生，如蜈足，如凤翅，齐齐整整，均均平平，盖无偏无颇之君子也。其节小而坚，其质轻而健，君子有道不变塞，无道不变死，此物此志也。性最易长，数年合拱，二十年之外则合抱矣，四十年之外则连抱矣；百年之外，则皮厚苔生，愈葱茏而郁勃焉，君子年弥高德弥劭，此物此志也。其材则肌理细密，脂肉洁白，随其所欲，无施不可，为梁为栋，为壁为棂，为棺为器。君子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此物此志也。而又性最耐久，入水不腐，受温不蛀。故岩阿中偶有崩圮，杉在土中，历千百年，人挖得之，香气袭人，木色变赤，取以作器，用盛饮食，虽盛夏不变味，名为贵木，言其贵无价也。此则君子而圣人也，最难致。至于其皮之坚厚，可代陶瓦；其屑之绵软，可塞桶漏。则又君子之零星小技不足道。间尝读《文选》而慨然矣，张衡《东京赋》："植华平于春圃。"《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地华平盛。"盖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则生。以杉比之，孰优孰绌？必有能辨之者。使得生于通都，长于名国，当必有学士大夫载之志乘，发为诗歌，以为异常嘉瑞。乃独

偃蹇岩隙间，曾无人过而问之。于此叹木之有幸有不幸，而凡贤人君子之湮没不传者，为不少也。

又闻昔之人谓草中有君子矣。黄山谷之说曰："兰生丛薄，其香蔼然；在堂满堂，在室满室，余章时发，兰似君子。"又谓花中有君子矣。周茂叔之说曰："中通外直，不枝不蔓；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莲之为莲花中君子。范至能之说曰："岁华婉娩，草木变衰，灼然秀发，傲睨风露。"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又谓竹为君子矣。白香山之诗曰："竹本固固以树德，竹性直直以立身，竹心空空以体道，竹叶贞贞以立志。"号为君子，人多树以为庭实焉。

以予论之，兰以韵胜，莲以净胜，菊以节胜，殆高人洁士之流。若支君子，未敢许可。竹虽有可为君子之姿，然竹中虚杉中实，且竹犹有阿那拜舞之态；而杉且亭亭独立，绝非俯首下人者比。黎郡旧多杉，排山塞谷，价值钜万。居人命之曰："积金满山"。及其伐之也，修皮涤节，黄明耀目，居人命之曰"黄金晒日"。茅坪、卦治、王寨，三皆黎平所属寨名，有木市三处，轮当之。每年黔、楚五乡及临江、徽州三梆客，货贩于江、汉、吴、豫间，无处不到，洵至宝也。但悉为富家所据，贫者无有。近年来肆意砍伐，杉几尽。其有砍伐所不到者，则立而剥其皮，名曰"脱裤"，而君子病矣。吁！可叹哉！可叹哉！抑乎又有说焉：土地载人，水地载水亦载人，以故人材盛。山地载木，木气盛，人气衰，造物之灵不钟于人而钟于物。今木气其将衰与？抑将有伟人兴起于其间与？后之为君子者，可以奋矣。术者尝言水之气薄，山之气厚，数百年后，黔之人文必盛。是说也，予未敢信，独有感于君子之落落如晨星也，因为之立传焉。

杉　君　子　传

木　斋

杉君子者，居黔中郡之清江。生时，母梦柯生腹上，比生，葱秀过人。未弱冠，身长丈余；既壮，有参天之气，支厦之才。与亮川松君、榕江榕君，皆一时名士，谓之“三杰”。

榕君貌奇古，形萧散，居其乡，人争托之，如夏屋之巾幷幪焉。尝谓人宜守拙，故不任。

松君自秦始皇时，其祖以功封大夫；汉、唐以后，仍袭前职。与杉君结茑萝之谊，有本性贯四时而不凋，自号为支离叟。时上征隐逸，因得召见，将畀以政。表辞曰：“主上遇臣厚，虽竭肼脑不称报，自分才疏学浅，散材终无大用，诚恐配蠢，不足胜付托之重。主上欲求梁栋臣，非杉某不可。”

是时，杉君已举贤良方政科，除将作监行试用矣。旋以松君语，特旨授临江、徽州两处巡江使者，而凡荆、扬、吴、豫诸州，皆听调用。上奇其才，将内擢。奈杉君守正不阿，群小忌之，于是浮沉清江，清江之水，澄清不滓故也。不得至

黄河界内。无何，黄河，水溢，漂没民居无数，举朝束手，莫不敢治，大臣咸荐，上感悟，诏起公职，改巡河使者。公至，相度水势，为之筑堤，以一身横当其锋，患遂息，遂大拜，封上柱国。族党数百万，以公故咸得擢用。噫！亦荣已哉！

松君时已致仕，仅袭秦封以终。榕君居暑乡，不为风霜冰雪侵，至今犹存。

论曰：楚不用屈平，日见侵削；汉不用贾谊，未臻郅隆。汲黯之直，汉武帝能容之；魏征之直，唐太宗能容之。二君之世，世号太平。然则国家之盛衰，岂不以人才哉？如杉君者，以矫矫之风标，立卓卓之勋业；一枝一节，故足为国家用，以方不器之，君子何多让焉？

新版《亮川集》序

张人位

在民族文学(对各少数民族文学的统称)的理论研究上,对于民族文学作品的界定问题,目前众说纷纭,各持一见。概而言之,大致有三种见解:第一,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表述的文学作品;第二,以作品作者的民族成份定性,即作品作者为少数民族成份的为民族文学作品;第三,以作品的内容定性,凡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无论作者是何民族,也无论其表述形式如何,都应视为民族文学作品。

不同的学术观点应当允许存在，这里无须加以评论。但是,如果在研究民族文学工作中,不从该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即该民族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和表象出发,如在搜集民族文学作品时，只重视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而忽视少数民族地区尚有用汉文字书写的民族书面文学作品,这就不免有些片面性了。《亮川集》的作者家住现锦屏县敦寨区亮寨苗乡，他是晚清时期的一位苗族文人,创

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作品中大都是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和事，其作品当作何定性，如果上述各种学术观点都各自言之成理的话，我认为它都兼而有之，把它视为民族文学应是顺理成章的，不会有多大问题吧。

过去，民族文学研究之中的片面性是存在的，今试举一例。我曾拜读了198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苗族文学史》，该书在论述苗族的书面文学时曾写到："解放前，苗族没有专门的文学作者，也没有产生过用书面创作有影响的作品。因之，苗族书面文学的产生，完全是解放以后的事情。"这一论断之所以有些片面，当然是由于对苗族的文学历史与现状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所致。苗族是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国内就拥有700余万人口，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湖北、陕西、北京等省、市、区内。《亮川集》的作者龙绍讷生长在文化比较落后、交通十分闭塞的苗乡，早在公元18世纪末就写出了如此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可以断言，在汉文化影响较早较深，交通又比较发达的其它苗区，在与龙绍讷同一时期或前或后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苗族文人笔下写就的文学作品就绝非凤毛麟角，更不是"没有产生过用书面创作的有影响的作品"。

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亮川集》产生于晚清时期的封建社会里，它不能不反映当时的历史轨迹，尽管今天看来它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许多篇章都具有较强的人民性。

我衷心地祝愿即将再版的《苗族文学史》，对苗族文学历史的研究有所突破，能够看到苗族书面文学的产生历史源远流长，将有更多绚丽多彩的书面文学篇章载入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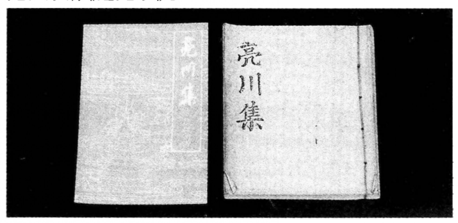
新版《亮川集》前言

龙连荣

龙绍讷（1792~1873年）字廷飏，号木斋，晚号竹溪，今锦屏县敦寨区亮寨司人，是晚清时期我省黔东南“著述侈侈隆富”的苗族作家和学者。

龙绍讷5岁丧父，9岁失母，全仗长他12岁的哥哥绍轲培育成人。由于天资颖异，读书凡“耳目所经，宅心弗去。长为文，矫矫不群”。17岁“出应童子试冠一军”。但此后应试却屡遭挫折，乃归家潜心苦学。道光十六年（1836）贾学使亮侪观黔风，及视学至其郡，曾对郡博李云庵说：“绍讷文、赋并佳，经、艺尤绝，可冠通省。”是岁遴选，李云庵爱其才，惜未遇时，特意拔纳，但郡人忌之未果，仅以“陪拔”解嘲。后黔抚贺耦庚雅意作人，询贾学使悉知讷详情，嘱粮任致书促赴贵山书院肄业，讷辞不赴。翌年，李云庵及同族父老劝其行，是岁，方乡试中举，时年已四十有五。道光十八年（1838）赴闱不利，归馆于该县铜鼓徐之镐家。道光二十一

年（1841）、二十四年（1844）又两次赴闱，“复不利”，是谓“三举三黜”。他曾自叹云：“讷质驽下，远非利器。”自此“年渐衰，知其不终达”，于是放弃科名，回梓课徒为业，并肆力于学。道光二十五年（1845）移馆于天柱县之厦村，在那里前后历时5载，精心教学，常拟作以示其程，从学者受益颇多。其后则返家闲居，搜掇旧闻，网罗散佚，撰写诗文和龙氏家谱《迪光录》。



苗族作家龙绍讷（木斋）著作《亮川集》新旧两种版本

龙绍讷一生创作了许多诗文，据光绪《黎平府志》和民国《贵州通志》引吴师贤《木斋先生墓志铭》云：龙绍讷“有《亮川前集》二卷、《续集》二卷，《文集杂著》四卷，梓以行世”。现能找到的，除《亮川集》诗文四卷、《迪光录》八卷外，尚有《亮川集·试帖》二卷的印板一百块，共约九万字。

《亮川集》共四卷：卷一为《亮川诗集》，收入诗计47题87首，其中五绝5题6首、五律1题4首、五古4题4首、五排1题1首、七绝6题25首、七律14题27首、七古8题8首、七排2题2首、杂体6题10首。卷二为《亮川赋稿》，收入赋计18篇，其中写山水的5篇、咏物的4篇、叙事的2篇、言志的7篇。卷三为

《亮川杂组》，收入各体文章计21篇，其中论6篇、解2篇、序4篇、记5篇、说3篇、传1篇。卷四原书无卷名，收入各体文章计25篇，其中考8篇、碑文1篇、帐文2篇、祭文3篇、祝文3篇、诔辞2篇、挽章1篇、题辞3篇、书后1篇和墓志铭1篇，共约九万言。这是龙绍讷逝世后五年，即光绪四年（1878），由其长男世衔、椿臣校订，族孙鉴远、冰如抄录，永州石多文、唐盈庭梓以行世的。

龙绍讷的著作，受其经历与时代的影响较深。因他长期生活在家乡的农村，跟苗、侗人民接触，与师友学子为伴，故题材范围上，就只能是在描绘、赞颂家乡山水风物的同时，阐发一些在读书涉世中深有感受的体会，阐发关于那个时代的封建教化、典章制度、修身养性、读书致用、处世为人等方面的见解，或进行史实、地理、章句的考释，或做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应酬文字等。在思想内容上，善于以小见大，在不大的题材中表现自己独具的认识及真挚深沉的情感。他热情赞颂苗村侗寨的奇山异水、风土人情，深切同情人民的疾苦，高度关注时政和社会问题，执着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深情怀念亲朋故旧……体现了封建时代一个有学识而又正直、具有抱负的文人的真情实感。现简要分述于后：

第一、盛赞家乡景物

龙绍讷对家乡的山水花木、建筑景观等，都怀有异乎寻常的热爱之情，故将著作结集为《亮川集》，分卷题名为《亮川诗集》、《亮川赋稿》、《亮川杂组》，甚至连试帖文章结集也叫《亮川集》，并写了《亮川赋》和《亮川八景》等作品。这些作品犹如一个个特写镜头，合起来就是他家乡面貌的巨幅画卷。先看《亮川赋》：

若夫天文分野，翼轸遥临，夜郎余壤，竹王遗音。水清

象智，土厚藏金，锦屏为障，香炉为岑，三江为带，五溪为襟，松枞为木，杉桧为林……或高原而傍麓，或旷野而临溪，田不若湖之北，山只类广西。况复亮江之滨，两山包裹，怪石巉岩，奇峰嵯峨，或空洞而倒悬，或奔驰而下堕，或虎踞而龙蟠，或螺旋而象坐，或圆如钵兮伏右，或耸如人兮峙左，或凤起兮前飞，或狮怒兮后锁，或下坠兮如球，或上升兮如火……

先从大处着眼，对亮川的位置、概貌作鸟瞰式的描写，然后笔峰一转，对亮江之滨的奇峰怪石逐处作较细致的描绘，的确写出了亮江流域的富庶和自然景色的秀丽。又据此写成八首七言律诗《亮川八景》，描绘更为精细和具有特色。如写"司左一山，兀立如人……每天将雨，必有云出"的《东岫出云》：

无数烟云触石生，蓬莱五色望中呈。
青龙佳气常葱郁，仓狗殊形几变更。
雨过佛头披絮帽，日临仙掌照铜钲。
此间便是神山否？缥缈楼台画不成。

短短八句诗，将这座高山在阴、晴、云、雨时的不同景象写得活灵活现，读罢实在令人神往。其他如《厦村八景》、《游那伽山记》、《游狮子山记》和《游山风洞赋》等，都是把景写得惟妙惟肖的名篇。

爱景及物，对附着在这块大地上的草、木及建筑物也一样的钟爱。《杉君子传》和《杉君子传序》，是讴歌黔东南特有优质树种——杉木的奇文，它以拟人、设喻、比较等手法，融记叙、描写、抒情、议论为一炉，称赞杉的"其性直，其品端，其节坚，其材美"和"为梁，为栋，为壁，为棂，为棺，为器"以及可以"代陶瓦"、"塞桶漏"的广泛用途，将

杉的“矫矫之风标”和“卓卓之勋业”记入传中，的确是以杉为题材的不可多得的佳作。《黄瓜菜赋》和《蕨粉赋》，分别写“喜于田野中布地生”的黄瓜菜和漫山遍野皆生长的蕨菜，因为这两种不起眼的东西，是当时当地劳动者赖以“过艰难之岁月，度将就之年华”的救命之物。甚至连他家乡出的火石、磨刀石等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也都成了龙绍讷盛赞的对象。

对家乡的建筑，龙绍讷也竭力予以赞扬，所作的《三元桥碑记》，用三元桥与武夷君的虹桥、罗公远的银桥作比较之后写道：“区区吾里小桥，若不足述，然既有济于人。亦安在不可述耶……山谷之中，虽非孔道，而豁壑骤涨，亦为畏途，睹兹险者忽夷，既可以便往来，且可以增形胜。彼桥之幻者，岂若夫真？”所以，他才高兴地“爰遣毛颖，述之志功也”。《南山泉山赋》在写罢南泉山与黎平城的关系之后，进而写山的本身及其建筑物：

其形卓卓，其象森森。彩耀离宫，翠看拥髻，辉生午位，碧认抽簪。倚黎郡以前迎，现楼台兮百尺；拱诚州而作镇，插霄汉兮千寻。松柏蟠曲而萦纡，可供吟眺；杉桧葱茏而郁勃，正好凭临……

另外，《万元阁序》、《凝秀庵记》和两篇《甲秀楼赋》等，也都是描写建筑的好作品。

第二，巧抒自我情愫

龙绍讷的著作，无论什么题材与体裁的，几乎篇篇都充满着激情。先看《自题小像》吧：

龙氏木斋，绍讷其名也，为黔之黎平（当时锦屏属黎平管辖）人，生平淡泊寡营，不耽世务，人鲜识之。然不知者人，自知者己，乃自赞曰：势利场，判得断；繁华事，打得散。

名是缰，莫羁绊；礼是闲，莫毁缆。狂一半，傲一半。文章千古，功名一时。莫嗟叹！立定脚跟不动摇，红尘不损铁罗汉！自参自考还自按，无他长，平平只当寻常看。然无论寻常不寻常，吾亦爱吾庐矣，自歌自舞还自赞。

这篇仅有130多字的题辞，介绍了姓名、籍贯之后，饱含愤激之情，将个性特点、处世态度作了坦诚的自白，显示了“淡泊经营，不耽世务”，重视文章，轻视功名，看破红尘，傲岸世俗的品格。这与元代关汉卿自述心志的名篇《一枝花·不伏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五言绝句《火石》、《磨刀石》，前者写“山黎平亮寨司境，色漆黑甚坚”的火石，实则表白他自己的刚直不阿；后者写那“亮寨司北五里许吉寨”所产的磨刀石，从中悟出其“有刚中柔”和“柔能克刚”的“处世方”，无奈他生性耿直，虽懂而不好，故“不投时好”，而造成其健在时的坎坷。

对当时社会给予人们和他自己的不平等待遇，龙绍讷在其著作中往往借题发挥。如《杉君子传》和《杉君子传序》，把杉比拟为“有参天之气，支厦之才”的君子，倘能“生于通都，长于名国，当必有学士、大夫载之志乘，发为诗歌，以为异常嘉瑞”，无奈“独偃蹇岩隙间，曾无人过而问之”。杉之不幸，不正是龙绍讷的不幸么？“杉君”受任为临江、徽州巡江使者期间，卓卓有功，“上奇其才，将内擢，奈杉君守正不阿，郡人忌之，于是浮沉清江”，而“不得至黄河界内”。这不正是龙绍讷被“郡人忌之”的写照么？在《二樟堂石镜歌》中，借那“光洁成灵器”的石镜自喻，认为“石镜”本来“自应名堂置”，这就跟满腹经纶“足为国家用”的龙绍讷一样，竟被一同莫名其妙地“遗弃”于穷乡僻壤。其愤懑不平之情，是充溢于字里行间的。

那首别具一格的《咏竹鸡》,是一首寓言诗。借“久雨”、“鹧鸪鸣不已”而造成的“山程泥滑达,水程烟浪生”,揭露现实的黑暗和比喻环境的恶劣,又借“雨鸠”、“呼天晴”忠告“为利亦为名”的人,呼唤光明,表示鄙视名利、不为反动统治者效劳的思想,都颇具积极意义。那篇《凝秀庵记》,是写于作者“甫到”厦村之时的作品。厦村“雄踞万峰之巅”,那里“阡陌纵横,人烟稠密”,“诸村落合计二三百户”,但却“敛喙销声,默无一言”,“几令山川减色”。这和龚自珍《已亥杂诗》中写的“万马齐喑”是十分相像的。但龙绍讷身居信息不灵、见闻有限的深山幽谷之中,却能有如龚自珍一致的看法,其敏感和洞察力是令人钦佩的。更可贵的是,龙绍讷看出了厦村的风俗醇朴,群众好学,其中并不乏“俊秀之翘楚者”,并深知“一蟆不足以鸣海,一蝉不足以鸣山,一鹤不足以鸣皋,一莺不足以鸣谷”之理,故“甫到日”,即先作《厦村八景》诗以鸣,后又复作《凝秀庵记》大力倡导“诸子共鸣”,目的是为形成“一唱百和,登高而呼,众山皆应”的生气蓬勃局面,使天地间无“寂境”。龙绍讷的希冀,虽不甚切合实际,跟龚自珍的《已亥杂诗》相比,气魄显然小得多,认识也浅得多,但他毕竟意识到了要改变“敛喙销声,黔无一言”的沉闷局面,只有“诸子共鸣”方可;而要“诸子共鸣”,只有让乡梓子弟从师而学方可。龙绍讷这样认识,并身体力行地设馆施教,精心培育后学,这比起那坐“劝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来,似乎还略高一筹。因此,他对封建制度造成的“贤人君子之湮没不传”及“今人之每以书生相诟病”的状况十分不满,主张重用卓有识见与才能的知识分子。在《杂说二》中,大声疾呼反对“轻视书生”的陈腐之见,并

引用晋名将郤縠、唐名将张巡和宋名将岳飞等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其论点，理直气壮地质问“今之世人”“奈何轻量书生哉”！

龙绍讷虽学有所成，却报国无门。在仕途不通、命运多蹇的境况下，除对有共同遭遇、潦倒春秋的知识分子表示无限同情之外，他始终不甘堕落，仍然积极进取。他“检点旧生涯，抖擞旧精神，闭户理残叶……不问门外几时秋，焉知门外几时春”，珍惜寸寸光阴，沉溺于书山书海之中，吮吸有用的知识，立志有所成就，想以事实回答时人关于“亮寨人无志，无论不发，发亦不大，副贡生便了一生矣，否则秀才已耳”的讥议，发出“何甘腐朽？策我志、鞭我躬”和“拟弯弓而挂月，将破浪以乘风”的壮语。并设馆悉心培养门生，希望自己的未竟之志及其自身价值能在门生身上得到实现。去其家乡30里的钟灵乡吴冰壶的两个儿子，便是经龙绍讷悉心培养而“弟掇巍科，兄跻院榜”的。一旦有门生获得成就，他就像自己获得成就一样欣喜，赠之以诗祝贺并勉励，如宗灿辉、徐之镐考中秀才，就各写一诗相赠。他认为：“造物随处钟灵异，独生英才不择地，未必地足以圆人，缘人自为地所累。”关键是“君子贵自立，能自立者不等闲。人既不凡地亦异，地灵人杰在其间”，“惊人只在功夫娴”；如果能以“磨杆”精神来养成“翀天”的“六翮”，那么，“便是吾乡出乎类”的“鸿鹄”了。这虽是鼓励学生苦学应举，扬名天下，但于我们后进地区克服妄自菲薄思想，立志苦学成才，就地创造奇迹，即使时至今日，都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第三，表现民族风情

亮寨司及其周围是苗、侗、汉杂居地区，那里山川秀

丽，物产富饶，人民勤劳奋发、纯朴谦恭。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他们特有的习俗。

在厦村所作的4首七言律诗《村居杂兴》，就是表现民族风情的代表作。这里的侗族人民是勤劳奋发的，“村民岁岁事躬耕，衣食皆从苦里生”，所吃所穿均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不信请看：“浇菜园姑终日汲，析薪樵子几时休？儿童胼手勤操作，父老颦眉戒惰偷。”连“放牛老叟亦英雄”。从老到少，从男到女，各有各的活儿，个个勤劳，人人奋发，都以“惰、偷”为耻，都以勤劳、厚道和自食其力为荣。他们“看鸭”、“放牛”、“浇菜”、“析薪”，直到担水、舂碓，“岁岁事躬耕”不停，创造着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他们不愧为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的脊梁的一部分。劳动虽累，生活虽苦，家境虽贫，但他们的品格却很高尚。“耻向吾生分外求”；风俗却很纯朴，讲究谦恭礼貌，“傍晚人归频让路”；热情好客，“宴客高歌忘五更”；质朴素雅，连姑娘们也只“山花插鬓”，“青蓝衣服翻鸦色”；通达乐观，“女善笑”，“逢人先笑”，大笑可使“四山皆响应”；先劳动后娱乐，“暂辞井臼事纷华，同伴相招出里门”，“暂放斗牛寻乐趣，闲携笼鸟听啼声”，说明群众虽爱好斗牛、养画眉鸟，姑娘喜欢“出游”，但都是集体性娱乐，而且放在农闲，时间是短暂的。可妇女的发式十分讲究，必须严格区别婚否，好“剪短垂髻姑待字，高盘作髻妇新婚”。凡女子尚未定亲、待字闺中时，就“中梳一髻，四周剪短，仅寸余覆额上，以下复剃去”；若已结婚，“则蟠高髻，望之如青螺然”。

不过，亮寨司及厦村一带，因地处偏僻，加上历代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村民思想落后，信巫信鬼，染病不治，只知“延巫打鼓送鬼”，往往闹得“终夜”不停。作者每当遇到

村民“延巫打鼓常终夜”之时,便“不胜嗟叹到天明”。一片哀其不幸、怒其不悟的拳拳之情,特别显得感人。另外,对当时流传于林区的一种迷信说法,认为“土地载人,水地载水亦载人,以故人材盛;山地载木,木气盛,人气衰,造物之灵不钟于人而钟于物”,并以此为借口而“肆意砍伐”或“立而剥其皮”,造成“杉几尽”,从而断言“水之气薄,山之气厚,数百年后,黔之人文必盛”的“术者”谬论,龙绍讷予以有力驳斥。因“独有感于君子(指杉亦指受迫害的士人)之落落如晨星也,因为之立传”,同时认为“黔山多木,木之有益于民者不一,而惟茶与杉最良”,其杉常被“黔、楚五乡及临江、徽州三梆客,货贩于江、汉、吴、豫间,无处不到,洵至宝也”。这种充分肯定森林价值、反对“肆意砍伐”的主张,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可贵的。

由此可见,龙绍讷对迷信和陋习,是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对那些优良习俗,则尽情予以褒扬。这种对民族民间习俗有鉴别的态度,于我们今天研究民俗、改革民俗和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反映人民疾苦

十九世纪中叶的黔东南,跟当时的中国各地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加上官府腐败,水旱灾害时有发生,造成了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凄惨局面。龙绍讷一生未仕,家境清贫,过着“闭门穷经,闲居读史,编竹篱之半亩”,“巷有乌衣”、“茅舒数椽”的生活,跟周围群众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故较了解和同情人民疾苦,并在其著作中作了如实的反映,这是他著作富有进步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嘉庆末年,龙绍讷的家乡一带,由于“连遭荒旱,斗米

价至八九钱，饥民枕藉道路，目不忍见”。当“道光元年春，每雨辄有粟杂雨而降”时，他“不胜狂喜”，“以为丰年之兆”，于是援笔作《天雨粟赋》“以纪其事”，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疾苦的关注。《蕨粉赋》通过挖蕨度荒的详细描写，再现了道光丙申饥民们“采蕨为粮，聊充枵腹”的历史真实：“半菽无存，一箪何在？户户啼饥，人人忧馁。牂首瘠而何辜，鲋辙涸而难待。”人民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官府却坐观不救，饥民只好“戴月披霜”、荷锄上山挖蕨，从选择场地、挥锄苦挖到“横挑”至家，但已“精神其惫”、“意绪无聊”，“洗涤”、捣碎、过滤、守护、启观、铲煎等，便自然“役及妇女”与“儿童”。但尽管全家如此辛劳，只不过能得“数斤之饶”的蕨粉，也只是“尘羹尘饭，难救枯枵”。但这总比坐以待毙好，故饥民视之“若家珍”。假如作者不亲身经历，那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翔实而富有感情的。《黄瓜菜赋》还反映了群众采野菜充饥的情况：家家户户的妇女儿童全体出动，在陇亩间“几番挑剔，无限搜爬”黄瓜菜，连那刚“萌芽”的都已采尽，所获也只“赊赊”，勉强“过艰难之岁月，度将就之年华”。就是这种“谷兮难代”的所谓“食物”，也是“啜来则一勺无多”。人民生活的艰苦难熬，于此可见一斑。见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困境中，他希望“天子本计先图农功，首务频蠲蓬户之租，屡减茅檐之赋”，使饥民不再“踏破羊蹄，攀脏神而来诉”。表达了对民生疾苦与社会时政的深切关注。

即使不是荒旱之年，人民的劳动也十分紧张，而生活却是极端寒微的。七言律诗《赋得一月得四十五日》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本来，一个月大也只有30天（农历），但这里的农村妇女，除白天要干足一个月的30天之外，每晚还

得“同巷纺车”、“比邻织架”干上半夜，积30个半夜凑足15天，使一个月变成了45天。因此，为了生存而夜以继日地劳动，他们竟忘了月亮的盈缺和季节的变化，只知“纤纤雪指昏添线，札札霜梭暗趱绡”。但尽管如此，有的却连灯都点不起，只好“余明借相壁偷烧”。人民的贫寒程度，于此就可以不言而喻了。更可贵者，他看到了“富者一家，贫者百族”、“贫餐藜藿，富餍膏粱”的贫富悬殊现象，并且指出：尽管其家乡杉树“排山塞谷”，“但悉为富家所据，贫者无有”。所有这些看法，都足以说明龙绍讷已具有一定的阶级意识，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

第五，倡导读书致用

读书与应用脱节，这是旧教育的痼疾。龙绍讷在《读书将以穷理论》中，指出旧的五种读书法之弊端，即“伸其占毕，熟其文辞”为“记诵之学”，是“书肆”；“丐其残膏，拾其余唾”为“饾饤之学”，是“书痴”；“训庆爬梳，旁征曲证”为“注疏之学”，是“书蠹”；“涂改点窜，高摘浓熏”为“驰骛之学”，是“书淫”；“拘文牵义，扪烛叩盘”为“腐儒之学”，是“书佣”，是“皆非以穷理”。只有“以吾一心之理，会群书之理；即以群书之理，通万物之理”，方可使“读书，穷理合为一事”，吃透事物的“表里”、“粗精”和“全体大要”。

在《载酒问奇字赋》中，强调“手摩心揣，弃糟粕之陈言；餍理饫心，竭精华于文薮”，以达到“弃糟粕”、“竭精华”之目的，写出“脍炙人口”的文章。在《善问如攻坚木赋》中，强调“审问则心贵于虚，下问则益求其集”，不可“志不殷，问不切”，而应该“勤而克敏，锐而戒荒”。这都是读书的经验之谈。

《题黄月崔秋山读书图》则以诗的形式议论“读书”，认为读书的目的只能是为加强道德修养，写文章应有益于社会，故不能“一段读书味，总为科名侵”，而应该“科名心要淡，道德心要沉”，方可精读而致用。在论、解、说、考等文章中，他就力图做出表率来。就以八篇“考”来说，都是关于研究我省历史、地理和文物的，龙绍讷除大量查阅文献以求立论有据之外，还亲身到实地考察，对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并指出之所以众说纷纭，其原因是“总由不身经其地故也”。这些学术著作，于我们今天研究地方文史和编修方志，参考价值甚大。其持论的精当、论据的充实和论证的严密，也可看出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风的踏实。

此外，还强调修养。他认为“夫修之功不可懈诸一息（夕），修之事未可废于一朝。修之不慎，犹不修也”。又认为必须“忍辱负重”，方可成“大有为之人”。提倡“孝”，但反对“愚孝”，认为“杀生以救父母”可以，“杀子”，“割股”以“救亲”则不可，因为这是“戕仁践义”“至极”之事。赞扬“人情浑朴，世俗醇良”，反对“人情诡薄，世俗浇漓”。日常生活中，谦虚待人，尊重亲友。这在那些酬唱、赠贺之类的诗文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亮川集》中也有糟粕。最突出的是牵强附会的封建说教，把敦厚祠两株桂树开花、结子的事，竟和“阴阳”、“昭穆”联系起来。三潮井的“朝昼朝午复朝宵”，竟用来宣扬忠君、尽孝等。甚至对镇压苗族人民的刽子手胡林翼，也撰文写诗予以歌颂，称胡为“风流儒将”，诬反抗的苗民为“蛮”、“匪”、“苗顽”等。有些酬和诗、拟古诗、回文诗和应用文等，没有真切内容，认识浅薄，

纯属文字游戏，这都是应该指出和扬弃的。

《亮川集》的艺术特色，龙绍讷的高足师贤曾归结为："先生为文，视题之间刻意深入，思力沉厚。而出笔复奥衍，语语耐人寻绎。"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从全书来看，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花、鸟、建筑、人物、事件、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人民生活、读书心得、问题探讨、游览感想、应酬赠贺等，几乎是无所不包。体裁包含诗、赋、传、序、记、解、论、说、考等，也是各体皆俱。在立意上，善于将一事、一物、一景、一情进行最大限度的提炼，写入诗文，并充分发挥联想的作用，使之产生出无尽的奥意来。语言表达上，排偶层出，气势雄奇；善用典故，点化精妙；整齐协韵，铿锵悦耳；锤炼口语，可读性强，论证严密，持论有据。故笏峰氏在《重刻〈亮川集〉序》中称赞说：先生之诗文，"高远者不可阶升，深沉者不可绠汲，博大者不可度量，细微者不可绘形。"这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的。不过，龙绍讷为在文字上刻意雕琢，好用奇字僻典，旁征博引以显示学识，力求奥衍而造成艰涩，这又是不可取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龙绍讷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是具有相当高的成就的。他比《苗族简史》提到的第一批苗族文化人物龙凤翔要早半个多世纪。当龙凤翔1862年出世时，他的多数著作已经写就；当龙凤翔16岁时，《亮川集》已刊行面世。因此，要说历史上苗族的文化人物，是作家并兼学者的，或许龙绍讷才算得上是最早的。

弥足珍贵的《迪光录》

单洪根

《迪光录》是锦屏县敦寨镇亮寨司千户古苗寨龙氏家谱。“迪光”指龙氏先祖业绩之光,以此启迪后世,激励后人,使龙氏之族“本培而末盛”,“源濬而流长”。“录”即记录、记载。一般家乘族谱取名,有个比较固定的模式,就是“姓氏”加“族谱”。龙氏家谱为何定名为“迪光录”,看其家谱并与其他家谱进行比较研究,就会知晓:一是从封面谱名上开宗明义,强调修立家谱的宗旨。二是就其家谱内容的广泛性看,有近乎于地方志的写法,比之于其他家谱,具有明显的不同。看似家谱,实为古代这一社区的地方史志。

(一)亮寨龙氏的简历

《迪光录》载:亮寨龙氏,源于江宁。一世祖名采濂,字启儒,应天人,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曾举任浙江会稽县令,始迁河南卫辉淇县,复移汲县,神宗六年(1073年)殁。二世祖禹官、禹甸。禹官字相承,宋仁宗辛未(1031

年）生，初任南昌节置副使，复升黔楚安抚招讨使，始随父居会稽，后徙居吉安泰和白下驿，元祐二年（1087年）卒。三世祖宗麻、宗朝、宗灵、宗廷、宗旺。宗麻，字庆田，仁宗甲午年（1054年）生，初任浙江太和县，复升湖南总管使及宣抚处置副使，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卒。其子望霖世居湖南绥宁东山，为东山龙姓一支之始，初任山西列校，后袭招讨职。三世祖宗朝之子名颜，字绍渊，世居常德桃源，为常德龙姓一支之始。三世祖宗廷之子龙彬、龙尉世居会同岩壁，为岩壁龙姓一支之始。三世祖宗旺，宋仁宗时为行营留守经略，至元敕封录光大夫，其子龙鳞世居沅州大龙，为大龙龙姓一支之始。四世祖为龙彬、龙尉。五世祖为龙莹，有三子，即方阳、方知、方华。六世祖为方华，有子廷升。七世祖为廷升，有子海明、海敬、海华、海禄、海全。自鼻祖龙采濂到龙汝一，凡二十二世。龙汝一有三子（二十三世），即长子颜魁，字政科，居会同岩壁，次子颜殿，字政朝，居四川成都府城；三子颜弼，字政忠，“弃家而伍”，于元末帅众入黔，家居亮寨。政忠为亮寨龙氏始祖，属亮寨龙氏新排一世。

（二）《迪光录》的编修

考证旧式家谱之编修，多从族谱序言寻觅其蛛丝马迹。民国12年（1923年）版《迪光录》收录旧序多达22篇，加新序7篇，共29篇。最早一篇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时称“蔡中郎”的蔡邕于熹平元年（172年）所作，至今已1831年。其内容主要考证龙姓来源，至于龙氏家谱，序中说有一称龙子的，讳穆，“持一籍以告”蔡邕，说这是“龙氏家谱，吾祖诏明公所创纪者”。并请蔡邕为之作序。“龙子”所“持一籍”便成了《迪光录》中所说的“龙氏老谱”，蔡序也就成了“龙氏家谱蔡序”。而且把此序赫然冠于其它二十八序之

首。

然而蔡序的“龙氏老谱”是否就是亮寨龙氏的真正老谱，这很难考证。正如蔡邕序中所说，一个姓氏始祖的产生，其后继者“宜枝枝不斩联络如贯珠也，何以至今几及千载，其间相继世系或一二世而有传，或至数世而无传”，竟如“辰星之寥寥也”？究其原因，是“秦火之害，毁其宗祧，失其渊源，罔所考究”，或为“陆沉石隐，敛迹韬光，埋藏姓名，因以存疑”。况且亮寨龙氏之鼻祖为龙采濂，他生活在宋真宗至宋神宗年间，迟东汉蔡邕作序900余年。若平均20年为一世，已相隔45世矣。既然说不清楚，为光宗耀祖，为说明本家族的源远流长，把历史上同姓家谱中名人所作之序作为本族族谱之序也是极有可能的。再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龙仁山之序，写得极其剀切，龙氏“家谱始修于五世”，“再修于六世”，“至明二十二世孙言公始大修之”。“始修”的时间为宋绍定二年（1229年），后于蔡序1054年。没有足够的证据，是很难把蔡序与《迪光录》联系在一起的。从现存的29篇序来看，自宋绍定二年（1229年）至民国12年（1923年），按其时间顺序，《迪光录》共修过6次。

第一次于宋绍定二年（1229年），为五世孙龙莹、龙熹（长房）、龙启绍、龙启基（四房）、龙存璋（五房）等五人所倡修。其序很长，追溯龙氏一至四世之业绩、繁衍、支分、派别等。正如龙仁山述祖诗《五世修谱莹、熹诸公》所言：“四代纪无遗，本源见原序，读之神悚悚，如听前人语。黄钟大吕音，骎骎欲飚举。为问我四支，谁能缵光绪。”把始修之谱视为“黄钟大吕”，评价很高。

第二次于宋咸淳三年（1267年），为六世孙龙方阳所倡

修。然而时值兵凶，所修之谱，“仅存其概”。龙仁山诗《六世修谱方阳公》慨叹曰：“我公值兵凶，犹不忘生伐。谱系日惓惓，此意真超越。有才无其时，存概心已竭。遂令后来人，仰视中天月。”

第三次于明初二十二世孙举人龙言所倡修。其序写到：“蒙前人补缺拾遗，自创始以迄今，兹若缕之在手，网之属纲而无坠绪茫茫之叹。但时久多有分析，世远易至遗忘，爰约伯叔兄弟，总其世代，核其里宅，诠其婚配生息，使乱者以理，散者以聚，断而杂者以续以统……愿无过吾门也。”龙仁山诗《二十二世修谱言公》曰：“公之虑也深，以修谱自矢。世代居宅清，婚配生息纪。析乱聚其散，规失崇其美。收族与敬宗，提挈明如此。天下大文章，家乘国之史。”家乘与国史相提并论，把两者都称之为“天下大文章”。

第四次，于清乾隆壬寅岁（1782年）为龙文和（号仁山）所修。亮寨龙姓自元末明初以来，已分七房，到仁山时，“三房无嗣，二、四、五房人户亦少，其最繁者长房，六房次子，七房又次子”，“虽两次勒碑于祠，然未甚分晓，爰约集宗族，自二十三世始至分七房，后各按世次清查，房具一本，以便合修。时老成练达者皆曰善。”仁山不仅提出了修谱的理由，修谱的方法、步骤，受到了有见识的族人的认同，而且提出了修谱的分类乃至分册的意见：“邱墓、科第、仕宦、明经、俊秀、舆夫、孝友、方正、节孝、耆德、祠庙、村寨、山川之类为一册，而终之以艺文既峻厥事。”由此观之，《迪光录》至仁山之手，已渐成体制而形成较大规模。仁山卒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生前著作颇多，然均不留草，多有散失，仅存龙氏家谱《迪光录》一部。

第五次，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续修，亮寨长官司正

长官龙安泽任总理，岁进士儒学副堂龙田任监修，举人龙绍讷（木斋）任纂修。据同时人龙金堂所写之序称，在此次修谱之前，绍讷曾带族人前往文斗寨和会同岩壁分别拜扫朱太安人（龙政忠夫人）墓和敬谒龙庆爵庙。并与众曰："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我生之时，尚无木本水源之谓。"其时，绍讷已年逾古稀，其著作颇丰，但没有为本家族谱写过什么，言下之意，在有生之年，将为族谱尽力。此次修谱始于同治二年（1863年），成谱八卷于同治四年（1865年）。《迪光录》经绍讷之手已趋完善。

第六次，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重修，为黔陆军独立旅旅长龙青云任总理，前清增生龙步瀛、廪生龙家昶任纂修，前清附生龙椿任监修，前清监生龙世棣任协修。这次名曰重修，实曰续修，对前五次，特别是四五两次，在体制上并无多大变化，在内容上，因其世系，袭其大要，载其君恩，录其祖德，对原传记、田亩、税赋、山川、形胜、语言、风情等等无不照搬照录。可谓集前五次编修之大成。所不同的是，在原谱的基础上，续开龙姓新辈，增录新近时事，最终成就新谱八大卷，七大册，近三十万字，可谓洋洋洒洒，卷帙浩繁。

（三）《迪光录》的内容及意义

《迪光录》在写法上，既具有一般家乘族谱的特点，更近似于一部较完整的地方志书，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因此，其内容不仅是一般族谱的内容，其意义也不仅是一般族谱的意义。

《迪光录》首卷为目录、凡例、谱序、家族年表（从宋真宗景德元年记至宋绍兴十九年龙庆阶卒止）、宗族图表（其中包括亮寨蛮夷长官司司属全图，亮寨形胜图等）。卷三为宗族旧典，卷五为谱系上（自始祖起至文字派止），卷六为

谱系中（自起字派起至绍字派止），卷七为谱系下（自世字派起至末，此外还有异姓承继支派等）。以上五卷，均为一般家谱的内容，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卷一写君恩、祖德，卷二写地灵、人杰，卷四载遗文，此三卷涵盖极广，内容极丰，就不是一般家乘族谱所能企及的了。现提而要之，将其重大内容及意义分述于下。

一、朝廷加封及长官世袭

卷一开篇写到："君恩高厚，何可忘也。我宗自宋元明至国朝（清朝），封典屡膺，长官世袭，印累累，绶若若，谁之赐与？受其赐而忘其报，为人臣子，其何以安？"

所谓"封典屡膺"，指宋绍圣二年（1095年）诰命追封龙禹官为"神威显应扫峒王"。追封其子为"宣抚处置副使"，龙宗麻为"天威得胜王"。绍圣四年（1097年）诰命追封龙禹官之妻罗氏为"阴烈夫人"。明洪武四年（1371年）诰命封亮寨龙氏始祖龙政忠为"承直郎，世袭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之职"，"铜符"（铜印）永赐。同时封龙正忠之妻朱氏"安人徽号"。

所谓"长官世袭"，"印累累""绶若若"，指自明洪武四年（1371年）龙政忠（一世）受封为承直郎并世袭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之职始，至道光七年（1827年）龙家谟（20世）止，亮寨龙氏家族连续20世、23人世袭此职共456年，历经明清两个封建王朝的22个朝代。其中明朝275年16个朝代，清朝180余年，6个朝代。前后钦颁亮寨蛮夷长官司铜印五颗，其中明两颗，清三颗，吴三桂反清势力自颁一颗不在其内。以后的史料说明，道光七年之后，亮寨长官司正长官仍继续由龙氏世袭，同治三年（1864年），亮寨龙氏第五次修《迪光录》时，由时任正长官之职的龙安泽任修谱总理。

若将龙氏世袭亮寨长官司正长官的时间算到这时，便连续世袭了493年。历经两个封建王朝的24个朝代，明仍为16个朝代，清则加上咸丰、同治共8个朝代。

作为家谱，记载这些，从龙氏家族而言，是为了光宗耀祖，以显示其在这一社区的显赫地位。从广义而言，可以看出封建王朝极为重视其加封政策和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世袭制度的推行，以藉此维护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二、雍正谕令严饬土官

作为中国历史上“康乾盛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雍正王朝，君主世宗皇帝即位伊始，便向全国臣民宣示：“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针对圣祖晚年吏治有所松弛，又加大了打击贪官的力度，他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上自高层，下至土官，只要有贪均不放过。《迪光录》卷一载有两篇雍正二年（1724年）严饬土官的谕令。其一，严斥“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有司（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征收正供不啻倍蓰（数倍），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责令“督抚提镇严饬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视为鱼肉，毋得滥行科派，如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参革从重。”其二，鉴于湖南西部与贵州接壤，民苗杂处，奸宄易生，“贵州黎平府衙门设于湖南所属之五开卫城内，闻五开卫守备李孝恣为不法，曲庇汉奸，任其出入苗地生事害民，莫可究诘”，而该督抚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雍正皇帝责成“湖南总督杨宗仁、巡抚王朝恩明白回奏，将李孝革职交贵州巡抚毛文铨严审，定拟具奏”。

如此重要的皇帝谕旨，出现在清代亮寨龙氏的族谱上，

说明一方面雍正时期政通人和，政令一贯到底，大得民心。另一方面，说明把持亮寨蛮夷长官司大权的龙氏正长官们，有勇气面对现实，以此作为警示以自律。

三、纪战事，明治乱，烽烟滚滚

《迪光录》卷四载亮寨长官司属地罗丹岩洞内《戒谕碑》，记述了宋景定二年（1261年）靖州守徐将军到罗丹一带巡边为“苗酋诱而害之”，接着其继任张开国帅重兵大举围剿，致使当地“青烟断野，白骨枕途”的经过。此碑文既是当地苗民英勇反抗封建统治的史料，更是封建统治残酷镇压苗民的铁证。此外，在卷四《纪乱》篇中，还有不少地方少数民族起义、造反，均遭官军镇压讨平的记载。如明景泰六年（1455年）武岗酋首蒙能拥众5万造反，清嘉庆元年（1796年）铜仁府红苗石柳遁叛反。清咸同年间，张秀眉起义等等。同时也记载了这些造反、起义及官军镇压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地方文化及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的实况。更难能可贵的是，《迪光录》还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一社会灾难的原因，并把矛头推向了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是“自明洪武初拨军下屯而民籍始病（开始出现问题）”“司内八寨无噍类（即无复有活而嚼食的人）矣”。而另一方面则是“汉阳诸姬，楚（当时黎平属楚地）实尽之，而席丰履厚，养尊处优，享福极矣”。还“自以为得计，孰知报应乃在五百年之后哉”。把少数民族的反抗和起义，看作是封建统治者应有的因果报应。

四、开上进之途，兴教育之风，人文蔚起

《迪光录》卷一载，清康熙年间，继湖广、四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土官土民及其子弟开放教育后，时任贵州巡抚的于准（山西永宁人，荫生出身）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以《苗民久入版图请开上进之途》上疏朝廷。疏中称："苗民久入版图，苗族宜沾教化，请开上进之途，以宏文教，以变苗俗。"他提出："臣愚以为应将土司属族人等，并选苗民之俊秀者，使之入学肄业，一体科举，一体廪贡。""至于教职一官，原以专司训迪，今宜复设训导"。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朝廷议准："贵州苗民照湖广例，即以民籍应试，进额不必加增，卷面不必分别，土官土目之弟仍准一体考试。"又议准"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府、州、县复设训导，躬亲教谕。"

此令一开，贵州除各府、州、县大办义学之外，县以下也为之振奋，亮寨长官司司内及其各寨也纷纷办起了公学。如亮寨之纯一堂，双樟书院，满寨公学，平江书馆，敦寨公学等等。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到民国12年（1923年）仅亮寨龙氏家族在210多年间，共涌现仕宦、科举、文学、恩贡、例贡、监生、廪生、增生、文庠、武庠等各类人才292人，还有术艺、释道、巫师等三教九流之人，可谓人文蔚起，人才辈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四次、同治三年（1864年）第五次担任《迪光录》纂修的大手笔龙仁山、龙绍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五、户口、物产、田赋、夫徭，尽录其上

《迪光录》卷二载，自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由官方编审的长官司所属亮寨、程寨、平江等25寨合计1298户5680人。

物产分谷之属、木之属、草之属、粱之属、茶之属、花之属、藤之属、药之属、竹之属、食之属、货之属、石之属、器之属、鸟之属、兽之属、虫之属、介之属等，每属又分若干种。

田产及赋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朝廷户部刊发易田由，仅亮寨田一千六百零八亩三分六厘二毫。原每亩按色米二升四合六勺三抄四撮六圭二粒八粟的标准纳税。雍正九年（1731年）改征半银半米。乾隆十五年（1750）年则改征一米二谷。

夫役，全司夫役分派为九爪，划亮江为界，江左之寨、江右之寨各四爪半。小夫沿途递送，大夫由平江更换，上至新化，下至锦屏交卸。江左九南一爪，竹山坪、棒寨一爪，平江、棒寨、程寨、果园一爪，颓寨、芹田一爪，芹荡、敦寨半爪。江右地步、罗丹、空寨一爪，龙池、架寨、首寨一爪，笋、满、赖寨一爪，曾董、胡屯、营盘弯一爪，司内半爪。

六、祠庙、山川、桥渡、村寨亦录其中

《迪光录》卷二载，祠庙有东大庙（即二侯祠）、三清殿、二樟堂、文昌阁、田心庵、狮山寺等16座祠庙、殿、阁、堂、庵、寺。其中有的有详细的注释，有的仅有其名。山有人山、程寨岩、蓝伞坡等11座有名的山、岩、坡。川有亮川（即亮江）、半溪、三潮井等10处川、溪、井。重要桥渡有万元桥、高瓮渡等4处桥梁渡口。村寨则记录了亮寨蛮夷长官司所属的大小28寨，另还附录了早已绝迹的蒿寨等8个村寨。同时写明了亮寨蛮夷长官司管属的四抵界至。这对后人考证地方的演变及区划范围极有好处。

七、语言及风俗各记其要

《迪光录》卷二采取用汉文标音的办法，分别较详细地记载了清代当地用于人际交流的3种语言，即乡语，如子谓之崽，戏耍谓之顽等等。侗语如父曰补，母曰馁，既荀曰吃食等等。苗语如姐曰嫒，妹曰惰，马务曰不好等等。

风俗也分乡里风俗、苗侗风俗两种。苗侗风俗，男子打

扮与汉无异，女子衣青衣，不裹足，行则荷伞、戴笠，力作与男子等同。好以衣折叠腰间，婚姻不用轿，数女子送至家，至则男女相对饮酒、唱歌，三日而返，又数月始成婚。今则皆用轿矣。三月三日男女妆饰登山，踏青唱歌为乐，谓之上花山。五月端阳节，杨姓人不裹粽，云裹之即有蛇蝎至，试之曾验。六月禾苗结苞，时取嫩苞蒸熟荐祖考，荐毕，由老而幼，合家食之，谓之食新，宰牛、杀豕，其典甚行。另有女子偏髻、长裙，数日必淅米沃发，复涤之涧中。晨起炒米，黄黑色煎汤食之。婚姻先外家，外家无匹方可别嫁。

乡俗有所不同，元旦不借火，不担水，不扫地，不食生，黎明，子弟各具衣冠往尊长所叩节。元宵制龙灯为戏，沿家旋绕，绕毕，高声唱吉庆数语，主人封仪馈赠，甚有挂红簪花者；又或制彩灯为戏，饰子弟之幼者，为生、旦、净、丑之类，沿街唱曲，主人亦馈赠，常至达旦不辍。立春日，以生冷物按时向东嚼之，谓之咬春。三月上巳，舂糍食之。端午，裹粽食之，午刻，菇菖节蒜本，饮雄黄酒，并涂小儿手足，云可以避毒。七月中元节，循盂兰会故事，家家祀祖，佥曰祖去矣，送时必封纸钱作包焚之。入夜闺中有作箕卜者，有于溷厕中祀戚夫人卜休咎者，有以香熏少女，使数妇子旋歌旋绕化之入冥者，谓之化姑姑。八月初二日，赛飞山之神，祀以太牢，奏以鼓吹，香烛最盛。重阳以舂糍食之。除夕祀龟神，煮延庚饭，长命菜，以备元旦之食。取柏枝、冬青枝穿纸钱插门，家中诸偏人纸钱，谓之压岁，自宵达旦。小饮不寐，谓之守岁。以二炭置大门内左右，谓之将军炭。鸡鸣，以斧击柱，云终岁动土不妨也。以上语言风俗说明，亮寨一带自明清以来，均为苗侗汉三族的杂居之地。

八、前人遗文最为丰富

《迪光录》卷四篇幅最大，开卷便说："家乘纪实，何取乎文然？文亦所以文，其实也。流连光景之篇，君子所不录。若乃前人著作卓然可传，网罗散失固子孙之事也。至如后人诗古文辞，苟表扬祖烈及先代所建祠庙有记序吟咏，可以感人心，厚风俗者，往往一唱三叹，绰有余音，是何可不录也。"录载前人遗文，旨意明矣。

这里的遗文包括序（古迹序）、记、碑文、寿文、帐文、祭文、启、禀呈、引、书后、论、考、书、墓志铭、纪、传（人物传）、跋、寓言、诗、赋、案卷等等，共55000余字。其中的序、碑文、论、考、纪、传、诗、赋等部分，不仅可供读者阅读欣赏，而且具史料研究价值。因本书正文多有引用，而且有的已作附录处理，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在我所见的几十部家乘族谱中，《迪光录》是弥足珍贵的。就时间，上下逾千年，就空间，纵横数千里，就内容，已远远超越一般族谱范围，堪称古代一方社会的百科全书，对研究地方史、地方志，特别是研究贵州苗侗等少数民族发展史，有其特殊的意义。同时也为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及古代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难得的资料。

后　　记

我写亮寨，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两者结合，最终成就了这本小册子。

说必然，是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我在锦屏任县长、县委书记，曾多次到亮寨（因其古时为土司，故又称亮寨司），深感此寨非同一般，独具特色。其一是地处坝区，悠悠亮江从寨前纵贯敦寨大坝。“纵一叶之扁舟，临万顷之茫然”。亮寨有如一只大船荡漾在绿波翻滚的万亩平畴之上。它是贵州高原向湖南武陵山区过渡地带不可多见的鱼米之乡。朝朝暮暮，江南水乡田园牧歌的韵味十足。其二是寨子很大，顺亮江田坝一字儿排开四五华里，一条主街犹如一具恐龙的脊椎，从大桥头一贯到底，左右横生岔出的巷道，恰似恐龙的肋骨，支撑着亮寨庞大的躯体。当时整个寨子800多户，4000多人，合为一个行政村。村大人多，不便管理，在村民和敦寨镇的一再要求下，经县政府批准，将亮寨一分为二，这就是现在的亮寨一村和亮寨二村。外人进寨，稍不注意，如临迷魂阵，十有八九走不出来。其三是很古，据一些寨老说，这是三国时期诸葛武侯南征安营扎寨的地方，亮寨、亮江皆以诸葛亮而得名。其四是此地在元明清三朝是亮寨蛮夷长官司的司署所在；古时属苗疆，亮寨人要求正本清

源,将族别恢复为苗族。根据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文件和当地的史实,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86年1月2日,将亮寨龙姓之大部489户、2281人恢复为苗族。其五是此地开发得早,村民比较开化,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接受较快。有的村寨不敢贷款发展生产,亮寨人则说:"不敢贷款说明他没本事,只要贷得着,哪怕买飞机我也干。"对创造新生活有一种强烈的自豪与自信。其六是这里的"土秀才"多,生性幽默,爱给上面下来的某些干部编歌谣。"敦寨公社干部多又多,大大细细有一桌。大的拿我们擂(雷姓的),二的拿我们磨(莫姓的),三的拿我们炖(邓姓的),搞得我们莫奈何,县里来了个孙主任,一年四季不见他打赤脚。"这个顺口溜传到公社和县里有关干部的耳里,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也搞得他们"莫奈何"。80年代末,这里是县委计生工作的联系点,那次我去检查工作,在一个计生对象家发现一副春联,字写得东倒西歪像鸡扒的一样,但内容却颇有意思。上联为"借这帐,还那帐,帐帐不清";下联为"辞旧年,迎新年,年年不新",对得很工整,横批为"勤俭持家"。从整体上看,因果关系非常矛盾。很明显,就是让人们在矛盾中体会作者的意味。但经了解,主人之所以"帐帐不清"、"年年不新",恰好不是"勤俭持家",而是不善当家理财所致。后来在村干、组干的帮助下,他不仅完成了几年拖下的农业税,而且其妻那年生了第三胎后再也不超生了,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以上六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于是萌生了以亮寨的故事为题材写一本小书的想法。但手上没有足够的材料,再说当县委书记整天忙得像打仗一样,就把此事搁置起来了。

说偶然,是去年12月的事。那时,我已从工作第一线退

了下来，没有什么具体的事要做了。偶尔只去国家重点工程三板溪水电站看看前期施工情况，同时拍几张照片。那天晚上从工地回到锦屏城关大桥头一家旅店住下后，看完新闻联播节目，正准备洗漱，敦寨镇镇长刘剑鸣来了。他年轻敏捷，三言两语后直奔主题。他说老领导为你的家乡写了《古城铜鼓志略》一书，看后很受启发，也请你为我们敦寨镇的亮寨司写一本书，我们要打出“黔东第一苗寨”这一品牌，开发旅游，让亮寨村、敦寨镇尽快富裕起来。小刘理由充足，我原来也有写亮寨的想法，客观加主观，我便一口允诺下来。同时也向小刘提出了一条较为苛刻的条件。

我十几年前就了解到，作为当年黎平府属下的亮寨龙姓巨族，有一部经多次续修、古老全面并具较大价值的族谱——《迪光录》。上世纪80年代县里组织编修《锦屏县志》，县志办的同志前往亮寨借阅未果。现在要写好亮寨，非有《迪光录》作历史依据不可。对此小刘信心十足。他说，现在不比以前，是我们镇里要写书，亮寨要写书，我们保证在春节之前，动员保管此家谱的村民自愿借出来，并专程送上凯里，送到老书记家。我只有感激，只有欣慰。春节前夕，正当我念念不忘《迪光录》的时候，小刘和驾驶员开着镇里的车，给我送来了两木箱搭一蛇皮口袋的老版《迪光录》。书因老，有的已残缺不全。为了防蛀，还撒有不少的“六六”粉。我激动不已，如获至宝。小刘他们走后，我一本本地翻将出来，掸去书里书外的“六六”粉末，进行一番清理，然后一头扎在故纸堆里。我在通读的同时，抓重点，细分类，编索引，作卡片，搞摘录，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去亮寨参加一次春节联欢会外，我自甘寂寞，闭门不出，为写作强打基础。

我看过不少家谱，但只有《迪光录》叫我大开眼界。它

除了一般家谱对所记家族“纪年代、别昭穆、辨亲疏、序长幼，凡先籍事实、职官名氏、宅基何乡、婚配何氏、嗣息何人、故绝何支、生殁何年月、迁徙何郡邑里”等应有尽有之外，还对当时当地的山川、河流、古迹、名胜、田亩、物产、学校、风土、人情、节日、习俗、礼节、语言、灾异、赋税、夫役、传记、典籍、诗文等等都有较详记载。最可宝贵的是，还进一步记叙了涉及亮寨这一古社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时间，上下逾千年，就空间，纵横数百里，就内容，已远远超出一般家乘族谱所载的范围，堪称古代一方社会的百科全书。对研究地方史志，特别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发展史独具特殊意义。

为了考证《迪光录》所载的有关史实，也为了写好亮寨这本小书，我专门到省、州书店买了4大本5000多页的《清通鉴》和1000页的《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两本书，还参考了我原有的历史资料，发现《迪光录》所载事件，在时间和史实上，基本没有多大出入，而且在记叙上更为详尽和真实可信，真可谓“天下大文章，家乘国之史”（龙仁山语）。这与清代亮寨龙姓撰写编纂族谱的苗族文人学者龙仁山、龙绍讷（木斋）广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和深厚的造诣有直接关系。因此，在全书中，除引言和最后部分涉及一些现实外，中间六个部分，均按照我的分类全写亮寨历史，从三国直至元明清。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不是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所以我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分类摘抄，分章辑录，作一些合乎历史逻辑的编纂，自己的论述则以少为妙，倘若展开、发挥就有蛇足之嫌了。在这里，我顶多起到一个整理的作用而已。其目的是让读者有更多的思考余地和研究余地。为此，我还以附录

的形式，选编了《迪光录》的有关内容和张仁位、龙连荣二先生分别为龙绍讷新版《亮川集》所作的序言和前言，作为重要资料，附在第七部分的后边。亮寨是一个极富特色的千古苗寨，值得研究的地方很多，研究起来也很有意思。我这本小书，只是首先抛出来的一块粗砖，引到的定是很多的美玉。

当今已进入读图时代。影像、照片已成了最快捷、最直观的信息传递形式。为此，我三下亮寨，在考察其方方面面的同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为了掌握信息，光好光坏都得拍。书前所筛选的近六十幅照片，除四幅为敦寨镇提供外，其余均为自己所拍。不求图文并茂，但期图文结合，以让读者从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上去咀嚼亮寨，了解亮寨。

这本书的出版，我虽作了4个月的努力，但无论如何，忘不了亮寨两个村委会及广大村民的理解与信任，忘不了敦寨镇的全力协助与配合，忘不了州、省民委的关心与支持，更忘不了王正福副省长在百忙之中为此书拨冗作序。在当今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个人，要成就一件有意义的事，再也没有比这些所体现出来的物质、精神力量更可珍贵的了。

作者

2003年5月1日于凯里